

泰州志卷之八

藝文志

人三不朽立言居一作者代興霞駁雲裔博蒐
旁采俾無散佚匪侈鞶帨用徵故實志藝文

記

泰堂記

陳

垓

劍池人
宋郡守

易前民用龍馬負圖而伏羲畫之重門擊柝豫也
上棟下宇大壯也聖人備物致用神吾通變宜民
之機而必受之以泰者合上下于泰和混民物以
成順則易之功用全矣我藝祖皇帝重造乾坤與

泰州志

卷之八

一

庖羲氏等當五代之極否創萬載之太平天下一
家咸躋仁壽海陵實天賜幸倉於漢祠於晉郡于
宋州于唐而有開必先泰其名於再開闢之始非
天平是以九聖百六十年之間四海晏然而泰獨
盛生於斯查道許元胡瑗周孟陽王覲俊又官於
斯呂夷簡范仲淹富弼劉攽孔道輔陳瓘卓卓乎
師儒之魁倫奕奕乎公輔之傑特一善一能不與
也牡丹之什相業顯清風之堂文會偉山亭有咏
玩芳有記梅花而秦蘇詩之仙源而徐翁宮焉耳
目所睹記承平盛觀稱其州名矣南渡以來井邑

雖落佐大農走巨賈才鬻海耳猶曰富州常平使
施公宿城之守李公駿請戎兵千爲寨爲倉爲河
爲都肆之場爲方洲之園二公書生也深於豫與
大壯之旨哉惟垓不才嘗客施公以幕府事李公
癸甲乙丙丁誤恩共二俱踵賢躅懼於弗勝城北
隅之黃龍壩議而不克經理者七十載費不貲言
人人殊於是僦流民爲工捐酒錢爲庸庸以市直
鑿十三里外濠面二百尺深二十尺南北浮梁西
東問渡郡所三便鹽貿帘樓二易茨墟將迎之鋪
南海春東大雅七里而近亭徐蛻扁歸宦訪李公

之園則叢酷旅泊莽蒼就荒旣一新之屋於竹純
節名莊以旆青龍名西踰于河河界岳樓嶽高六
十尺樓四十尺其顛聳斗插簷金焦歷歷袤河爲
湖步有新船來者艤泰亭亭而循崖崖而磴磴而
梯繇天閱暘谷上起雲則斯樓也載哀餘材左造
麴院右便民庫挾詔春二亭以拱麗譙入子城之
東沮洳百畝實以濠土選士五百良馬兩之以廐
以營總七百間號節制司親兵廩視屯旅弩機弓
的騎左右馳斥圃以閣而囿廢亦多歷年閣曰清
風植以景范亭曰六詠初以跂曾訪參軍梅揭浮

香雙奎復玩芳亭執劉記諸并種篔簹爲屋爲砌
結茅爲菴爲杏村疏水爲虛舟爲四橋遂芟榛伐
楮輦礫畚壤砌正堂軒其後前廡四十楹直公庭
並道院綠疎髹閱邃麗靚深以州名名張吾泰也
七月旣望率郡大夫士大合樂以落之咸請書其
率凡因語之曰泰之時義大矣哉唐虞之比屋豳
之公堂予熙熙如登春臺魯之燕喜泰也田里無
嘆息愁恨之聲而共理惟良亦泰也泰之民十雉
九濠柳蔚榆繁平蕪野水層瀾四入絡繹旁午笑
歌載途迨我暇兮泉菊萃表泳洲而芳陟山而樓

泰州志

卷之八

三

坊里之新貢闌之築又將鳩公子以爲泰乎垓之
愚竊謂易六十四卦卦具一象乾坤六子體用則
殊惟泰六爻之義上下內外小大靡不包括左右
民則生生養養必適於兩間之宜不遐遺則事事
物物必周於一念之頃適則人樂其生周則事無
不舉若可以泰然矣城復於隍凜乎上六之戒浚
垣深塹設險固禦鞏吾泰之域保吾泰之常者歟
方今君臣相孚內健外順裁成輔相上下交泰垓
以承學諸生待罪支壘弛瓜堰之征畧魚蓮之議
或者賈泰削學租之增昇閑田之入或者士泰月

給以券兩衣三食營恩代供閱牯倍予或者軍泰貼糧夫輸丁役百須自公一賈必布或者民泰凡所以奉上之德意志慮布諸千里者惟恐不力而昉於濠之役故詳書之礪石斯堂與宋無極

重修淮東提舉司記

陳 垓

詩北山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嘗疑之臣子惟上之命勞佚惟理之安豈此是而彼非哉方周盛時豈不懷歸王事靡盬而使臣則悅載馳載驅每懷靡及而使有光華召南之甘棠所芟所憩所說方且歌蔽芾而戒翦伐

泰州志

卷之八

四

何其驅馳四牡之不以為勞芟憩棠下而不以為佚耶意者任其勤勞必紓其身心聽其燕暇將責其職守理固有不容不然者否則召南之芟憩稅駕何異於燕息棲偃宵雅之靡盬靡及抑盡瘁鞅掌之謂耳察風雅之變於此數詩亦足以觀臣子之盛心得太平之偉觀矣國朝諸使其初轉運而已繼以提典刑獄熙豐間又置常平使茶鹽香礬間兼領焉中興軍夥賦繁獨仰鬻海淮視二浙閩廣倍蓰而使事益重置司海陵廩帑亭鹽萃焉他日猶靳靳行部於隰之義睽矣然一歲之間二總

二權收賣鈔全會二千四百萬有奇京口入耗本全會三十四萬給諸場三色本四百四萬上朝廷羨錢一百萬皆以民計者也鹽之袋計者七十二萬石計者四百三十二萬斤計者二萬萬皆有奇而鑄盤運舟贍兩司四倉二十一場官吏兵秤百須不與焉常平倉役牒計又不與焉朱出墨入銖較粒累日不暇給矣垓四年於茲不敢不勉攸司缺典抑何敢畧司在郡東偏嘉定間嘗立臺門其西郡譙中拱旁幾諸曹陰陽家尤忌之紹定元年春垓拜命爲眞遂買地屬河華表於橋曰會星曰

觀風八觀風編竹楯石敞垣端而門之門內達人百尺分兩簽廳東揚清樓西爰咨館中門挾十六楹廳之左逕帑而園右三槐堂也堂天聖中范文正公監西溪鹽爲前官呂文靖公建久且圯失於是葺皇華堂軒而廡之前以廣廈袤百二十尺深二之二手植槐三池蓮亭篁而扁以君子斯堂非斯人乎撤廳後叢屋爲治事所曰觀衍以吳都賦觀海陵倉紅粟流行名東爲便坐曰簡愛以范文正公頌發運兼州以簡以愛名簡愛之前曰問津瀾澄清欄瀛碧移愛山亭累石爲峯易水扉浚渠

爲步叢桂而架以櫺曰月藥洗竹而竿成屋曰霜
節閣俯九賢十仙之間上曰蓬萊下曰道山風月
周以回廊環以支水梁其中曰星槎而園之遊衍
盛矣至於甄月地遠堂皇鑿墉戶通郡治剏便民
新庫締東經武橋二帑載完羣隸罔缺粲粲然一
新繩繩經四達向之曲檻隱闥靡不更複閨碎室
靡不闢堂奧與門庭直廊步與亭館聯東而西望
後而前挹中而外無蔽焉蓋自紹興建臺七八十
年以來或仍或革或剏或去至是而始大備屬時
乏使又攝臬事并郡而三非詩又所謂盡瘁鞅掌

靡鹽靡及者歟署文牘或腕脫忖闔閭或顰蹙吝
出納或肘掣懷疆場或心悴亦何嘗一息敢安一
食皇佚哉門庭雖廣愧色常多堂館雖具足迹弗
及特以將毋來諗有功見知視周之使萃殆過焉
姑自附於一日必葺之義而不自知百堵皆作之
至於斯或者北山之詩可刪而四牡皇華之雅可
覆矣特未知所葺所憩所說能如南國甘棠否故
敘載鳩工之詳推迹詩人之意參以臆見鑿諸珉
石後之君子燕居而思有以盡瘁鞅掌而退有以
燕息則弗皇啓處周爰詢諏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斯民將一草一木一瓦一石千百載與召南之詩
信爲無窮垓雖無能爲役尙託以不朽云

提舉壁記

戴溪

諸路提舉常平創置於熙寧三年淮南東路其治
在揚州崇寧元年始置提舉措置淮南鹽事通管
東西兩路揚州亦其治所也常平自熙寧後置罷
不一或兼領於他官提舉鹽事置九年而罷罷十
年復置宣和五年兩路始各置提舉官於是范冲
爲東路以提舉鹽香茶礬事爲名建炎三年移治
泰州紹興五年茶鹽與常平並罷併入提點淮南

泰州志

卷之八

七

兩路公事是歲十一月分鹽事復置提舉通兩路
爲一茶事猶隸提點也明年罷提舉司置東西兩
路轉運判官就以提舉蔣璨爲之兼領提刑常平
茶鹽事九年常平復隸提刑而茶鹽專置提舉十
三年提舉徐注請於朝詔常平茶鹽併爲一司自
是定爲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至於今不變也初置
提舉鹽事時猶用奉使法若李琰呂建中皆以講
議司檢討文字出使當紹興六年殿中侍御史周
秘言提舉官寢輕願擇資深望著之人自是權稍
重且彬彬多名臣矣紹熙五年鄱陽汪茂楚以尚

書郎爲使者始至措畫荒政民皆安堵數月政成
度事整暇顧瞻所司未有前任人名氏懼無以示
來者且沿革本末莫之載也訪諸故牘得其梗槩
自建炎三年以後居是官者凡四十有五人刻石
置諸壁惟淮東鹽課爲他路最日增月羨今視紹
興初幾數倍矣獨州二十四縣爲常平米斛比歲
不滿二十萬卒有水旱宜汲汲然採荒不暇也大
常平茶鹽初置於中間離合罷否不相爲謀數十
年間卒併爲一盖講究之詳而後得此美意也顧
用度繁多未能弛利子民爾若究心利源不遺其

泰州志

卷之八

八

力賑民之策泛不經念則何取乎設官之意也通
融有無撙節浮費收其奇贏以爲賑民之備顧居
官者施設如何爾取縣官之財養縣官之民固仁
政所樂聞也茂楚明敏詳練孜孜愛民盖有志於
是矣繼此補虧益寡足國養民兩盡其職則刻名
於石可以無愧是官矣慶元初元夏五月記

牧守題名記

顧

簡

茗溪人本
州教授

海陵爲淮東名郡國朝以來析符命守遴擇靡輕
一時名人多副臨遣而是邦之俗頗號醇厚事耕
桑尚儒雅鮮機巧耻以浮薄相誇雖其風土則然

亦繇前後循良化使然也郡治舊有題名在天禧初屯田錢公昆創置而書之粉壁至皇祐間都官王公冲易之以石而揭於廳壁中更兵燼碑毀文逸久矣不存淳熙丁未陳公文弼來開藩臨民以安靜惠養爲先蒞政之暇顧題名未立尚爲缺典而守郡姓氏不可無傳乃訪故刻乃稽圖志而質之文獻以求昔之已書者乃詢故吏乃咨耆老而參之案籍以求後之未書者踰年併得其爵位始至及去之日有訂有據靡紊靡畧鏤之堅珉植於廳事且虛其後以俟來者嗣書焉公之意勤矣哉

嘗攷海陵本漢吳王濞所都之屬縣枚乘所謂不
如海陵之倉卽其地也其後更屬不嘗廢置亦靡
定義熙七年建海陵郡於晉武德三年更名吳陵
以縣置州於唐至僞唐始建爲泰州則州郡地名
大槩可見周顯德四年王師取泰州命荆罕儒領
州軍明年世宗臨幸陞團練州賜鼓角門戟時則
率汀代罕儒宋受命除王仁瞻以代率汀旋降爲
軍事州按之史志可覆也今自荆公罕儒次第登
載凡一百四十有八信以傳信庶有攷於將來石
旣具確礪旣就公命紀其顛末於是乎書淳熙十

五年季夏初吉

郡佐題名記

黃 賁

宋 部 員
外 郎

春秋之法王臣皆書尊王命也公卿爵之大夫字之士名之微者人之敘王爵也繫之行事而善惡存焉春秋古國史之遺法侯國廢國史亦廢郡縣守令循酷之迹史筆得以傳世吏民得書於當時繼者非此無以知其勸也近世凡賢公卿大夫出而爲郡縣者率書前政之名氏樹之治事之堂曰題名記揭前人之號爲來人之規鑒也其亦古國史遺意歟海陵郡刺史廳有都官員外郎王冲之

泰州志

卷之八

十

記焉通判之署猶闕祕閣王公牧郡之二年夏四月賁銜命來佐郡事越十月新作治事廳工畢竊自謂前後蒞是任者不復題其名氏何不舉前轍以告來者曰詢民吏求前人之治跡得聞今相國梁公天聖中蒞是任也仁惠明斷民頌其德祕閣王公之先令公明道中蒞是任也公勤清白民懷其德德則子孫景之勲則天下澤之以梁相國之勲烈未可揆也王令公之流慶有大參以姚宋之器作輔巖廊光令公之遺德於國史有祕閣以龔黃之術來牧郡事揚令公之遺政於吏民一門振

振然尤盛繼而成令公之德業未可量也賁欲仕者景前政之美惡特舉令公之遺事而爲之記云時嘉祐二年月日記

重修儒學記

王英

太原人禮部尚書

正統十四年己巳冬十一月重修泰州儒學既訖工學正陳孟旦遣州庠生薛振具書其事來請記曰州之學廟堂門廡歲久頽敝監察御史蔣公誠按巡淮甸至泰視之曰朝廷屢下詔興學勸士而學可廢而不修乎乃出已之俸錢爲倡於是知州黃性與僚屬各捐廩俸市材水募工匠伐石冶鍊

泰州志

卷之八

十一

而富民巨商聞之亦以粟帛爲助百費咸備撤其所謂頽敝者並手皆作大成殿兩廡櫺星門泮池池有亭開之外又開三池築臺其中以樹花木殿之後明倫堂三齋堂後新作崇文樓高峻深廣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其旁厨庫之屬靡不周備而規制視舊有加矣初以城中運木石甚艱乃相地所宜開二里許引水抵學門之南以省運者之力人皆稱便凡所以經營籌畫皆蔣公而竭力興作者性也協同其謀者提督學監察御史孫公鼎巡按監察御史周公紀贊相者揚州知府韓公宏督

工匠者州判于敬鎮撫韓斌張珪功垂成吏部尙書趙公新以巡撫至加以督厲獎勵吏民欣喜其成也人不以爲勞孟旦所述如此嗚呼庠校之建教育賢才以爲天下用豈不重哉國朝列聖相承爲治之道本於用賢以教學爲先務旣命郡縣偕學官又置憲臣專理學政其法嚴矣矧淮海之濱泰爲名州士多才俊學舍不加修葺可乎蔣公敦厚清慎執法無私所至奸邪屏跡吏民畏悅而尤以修學爲已任使泰州之學煥然一新可謂知其所重爲今之名御史也泰之士來遊於學者可居

泰州志

卷之八

十一

安而自逸乎必朝夕孳孳從師取友誦詩書禮樂之文講忠孝仁義之道出而致君澤民斯無忝於爲士無負於朝廷建學育材之意蔣公之修學孟旦之請文皆有望於此也故爲之書蔣公字性存江西大庾人第進士以邑令拜御史性南平人昇字宜鉉松江府學授陞御史廬陵人紀字功載由舉人任武陵教諭永嘉知縣陞御史吉水人孟旦泰和人蓋老成宿學云

重建文廟學宮記

呂

柟

禮部侍郎嘉靖十七年

泰州文廟學宮自國初開設之後至正統甲戌巡

按御史蔣君誠亦嘗修飾經今百年傾圯日甚不蔽風雨或撐支其下州司愬工役之大也莫敢遽議鼎修嘉靖丁酉十月巡按御史洪君之垣按秦詣學深爲慨歎于時知州朱簪同知林廷樟學正李釗訓導劉泮率于欽張璉柯經諸生呈稟獲允且曰崇師修學憲綱首務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致孝鬼神飲食旦菲但管典工役必在得人耳遂委添註同知前刑部主事朱懷幹監督其事工將訖朱乃偕州守貳暨諸學官遣生員張淳唐度來問記予曰君子之崇敬夫子不徒在文而尤在乎質

也聞洪君欽差巡按于斯其鹽法之暇以育人材正風俗爲先務群其俊秀聯其賢哲講習六經時行學考驗發明先聖人之道至以造端乎夫婦試諸生下及閭閻亦編什伍立以諭長諭副淮揚之間士風思變則已得崇敬夫子之質夫子所必說者矣宜其修飾廟貌拓基隆棟又兼乎此文也聞諸君之監督也承洪君之意選取端謹飭實官耆託之分理磚石諸料各首其公拆卸舊材登列印簿以備節用原址促狹禮容亦礙又開寬四面各出三尺周垣階砌易磚以石凡金木諸工咸計日

程價其藝業精練者選立爲首畢其居肆校閱攸歸而合抱寸材具適於用其諸提工者共宿公所昧爽擂鼓各作其衆日暮始休比其終也纖悉無所苟焉然則洪君爲道之心以教爾諸士子者深且薦哉昔者嘗與二三友論夫子之道矣惟始於夫婦焉蓋夫子以二南示伯魚而伯魚又以造端示子思父祖子孫家傳庭訓惟此真切其教門人亦不外此此而得之家國天下可從而理矣往雖堯舜之道文王之聖亦皆以刑于爲本也夫洪君英邁忠信博貫經史蚤年卽求夫子之道思以見

之於行事今乃舉此以試爾諸士子則其作廟之意端在乎此爾諸士子曰所從事者又豈可他求哉若所知不從此出則其心昏惑蒙蔽一物無所見欲觀鳶魚之察不可得矣所行不從此出則其身窒礙僵仆一步不可行欲登泰山之高不可得矣諸士子其用力於造端焉杜玄虛之論爲致曲之學或於大夫之賢或鄉之先覺與儕者求爲之友以資其麗澤之益其少者求爲之師以法其模範之正致謹于言行不含乎晝夜處而蘊之爲天德達而行之爲王道及其至雖察乎大地不難也

斯爲不負尊崇先師者之意乎是役也洪君先後
准領本州及兩淮運司賦罰凡若干金并前葉御
史照發到光孝廢寺大小若干水工始嘉靖十六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次年五月二十日

重修儒學兩廡記

張文

浙江按察
司副使

三代盛時以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而有臯夔伊
傅周召爲之臣斯道蕩蕩與三光並明四時並行
家塾黨庠國學錯布於天下初無所謂先聖先賢
者廟貌享右其間也世至春秋戰國君不堯舜禹
湯文武臣不臯夔伊傅周召權謀功利之說興而

泰州志

卷之八

十五

斯道日以否楊墨佛老之徒出而斯道日以晦陵
夷至於三國兩晉五季而斯道喪亡無幾矣使當
是時上無孔子曾子孟子以及七十子之流相與
講明於洙泗下無關閩濂洛諸君子推其說而大
闡之則斯道不幾於泯乎生人之類不幾於盡乎
於此見聖賢之功之大叅天地而等造化百世自
不可忘者故今四方學舍必設文廟東西廡右享
先聖先賢垂旒耀充大者王小者侯天子而下咸
北面尊之匪過也宜也泰州淮南巨郡郡有學不
知肇於何時自入國朝一新于州守張遇林再新

于御史蔣誠久之兩廡寢壞又新于本府同知趙
琰且爲土像以易木主而規制大備矣奈何邇來
霖潦愆期颶風屢作兩廡又敝像飭漫漶提學侍
御婁公顧瞻弗稱乃檄州守陳侯重加修飭侯顧
帑藏罄如謀諸寮案二守郎侯澄判官丁侯齡輝
吏目張君懋學正鄭君貴訓導何君湘林君琚各
出俸餘爲倡且屬耆民之有行義者劉敬葉林葉
錦萃鏞勸率於衆得白金若干兩旣新兩廡復增
飭諸賢諸儒之像望之翼如也仰之肅如也經始
於成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訖工於次年八月初

四 已乃立石于學徵予爲之記嗟夫國家建學
養才必以聖賢廟貌爲重者匪徒尚德而報功也
將使諸士子有所矜式觀感焉耳然則士之遊學
其間者烏可不以聖賢爲法哉博聰明於問學之
餘謹言動於操修之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
是也進則以斯道膏潤生民退則以斯道敦善風
俗隱然與古豪傑之士相先後夫然後不負賢御
史良有司修學之盛意而二三耆老亦與有光焉
此則國家之所以待士子者故用書此爲勸婁公
諱謙成化二年進士提學先大體畧細故陳侯諱

志薊門人景泰元年舉人兩任州守食從四品俸
二守郎侯以下皆發身科目素有令望者故知所
本如是云

修儒學泮池記

沈良才

皇明以文教立國自京師以及郡邑皆建學以養
士師孔子而祀之禮典尊隆前世莫及秦州儒學
在城東南隅有司間嘗修葺其因革遷徙之詳殿
廡堂齋之制載諸郡志可考獨泮池在鬻門南堤
岸傾圯蕪穢不治嘉靖乙巳春侍御雲汀齊公奉
天子璽書督理兩淮鹽政按秦臨視曰凡學有池

秦州志

卷之八

十七

取辟雍之義以水流無極喻進德不已也或曰其
水半之故名泮宮宛彼清漣實藏修遊息之資也
可弗飭乎遂捐官緡若干時東山陳公以郡判署
州事奉命唯謹迺擇日鳩工剪除蔓翳疏濬淤淺
環以磚石廉隅遂崇深廣凡若干尺池中有亭因
餘力而營之亭北建橋以達於泮宮坊向之廢者
興舊者新不閱月而告成時臨乎池則天光雲影
萬象森列登乎門則朱檐華棟虹繞鳳翔恢乎大
觀也迺申訓多士曰修泮池者壯學宮也壯學宮
者尊孔子也尊孔子者崇其道也孔子之道布在

六經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我朝損益三代之制始設弟子員各明一經以養於學董以師儒優以廩舍課以章程嚴以法制折衷於諸儒之傳註教之可謂密而人才成就終不逮古者何哉夷考古者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學之有道進之有序邪僻暴慢之習無

自入焉後世失先王之意計功謀利忘本逐末視六經爲虛文而不務踐履躬行之實以學校爲捷徑不求道德政理之原間有脫畧文字頓悟本根者謂之致知不樂拘檢放縱禮法者謂之率性假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若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豈得哉傳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正斯謂也多士沐聖王之化遊夫子之門可不知所擇乎多士感悟咸蒸蒸然趨正矣陳公圖彰盛美備求訓辭致書於余請紀其事余按敬敷五教帝典所先旣作泮宮魯人頌之君子之政務其遠

大者侍御公按甫基年貞慶肅紀禁暴鋤奸時方阻饑申令賑恤威行惠流美不絕書尤拳拳以興事育才爲務可謂知本矣慨今時學術之偏著古人教法之善扶翊人心培養元氣可謂知學矣知本則教立知學則化行王道之成易易也雖然吾忝僻處東南帶江枕海人才稱自古昔由今觀之似亦少異說者謂東有望海樓西有南山寺塔夕影入池形如筆立故風氣鍾焉雖堪輿家說不足深論然申甫自嶽太王肇岐理有或然者今遺基尚在嗣是者能次第興復之人傑地靈必有名世之

秦州志

卷之八

十九

才出應休明之運鼓舞作興之機實自今日始此侍御公修池之意也爰書此以俟是役也經理有勞則陳公坦前戶部郎中克相底績則知州劉柰督率不怠聿觀厥成則同知章沂判官熊珂吏目張奎訓導林公明周凱鄭一鶚法得附書侍御公名宗道遼東人戊戌進士

修儒學記

李維楨

京山人南京禮部尚書

中丞李公鎮撫江北之三年賦職任功官方定物畫郊圻慎封守詰姦慝懲貪冒逮鰥寡收介特民狎其野三務成功士之游於學者恭敬以臨監之

明行以宣翼之訓典刑以納之簡師儒以督課之其治在泰州曰再釋菜孔子宮輒進諸生耳提而面命之士欣然若有會而學宮以歲久遠敝壞不稱尊師重道之意下令有司亟修學而先後海防使者陳君楊君申之其故有而摧圯漶漫者新之方位失宜者正之營宇狹小者廣之其應有而故所未備者創之市河壅流與泮水象不合者濬之墻高數仞宗廟之美如見闕里杏壇然復率諸官師生儒釋菜告成事而授簡楨使記之蓋經營規制之宜水石陶冶之材錢糧傭作之數則有司存

楨不復書而第述公所以修學大指申告於多士曰昔者孔子明五帝三王之道其學則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事則視聽言動辭受取予用舍行藏其書則六經其日用則細行小物莫不有禮儀坊表所不爲者索隱行怪所誅者言僞而辨行僻而堅純之者王襍之者霸悖之者 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是故立學而師事焉講堂黌舍羣茂才異等之士藏修息游其中不見異物而遷行安而節和進則兼善天下退則獨善其身存則人亡則書繇此其選

也其情厭常喜新而一二賢知之過者以吾孔子之道譬之布帛菽粟家喻戶曉而稍標二氏語以示竒始猶竊附之後迺闌入矣卒乃儼然欲訕孔子而據其上浸淫煽惑愚不肖者傾廩橐以治梵苑叢林供伊蒲之饌其賢知者易章甫縫掖爲香帔銖衣易揖讓絃誦爲梵唄和南而公車博士之業非用竺與貝經語不第一切倫物名常視爲芻狗糠粃毀棄不用生心害政天下謹然馳駑若狂此孔子必攻之異端而兩觀首戮者也公慨焉欲矯其弊度所以新耳目一心志者無先於學夫學

非今日始也是春官之秩祀而前人之已事也修學非理外異舉也是鼎革必至之勢而當官之常職也士入學廟貌巍然輪奐燦然几筵俎豆肅然圖書秩然鐘鼓管絃雍然思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者何在年千世百而使人奉祀不懈者何以昭代師孔子而禮隆於萬乘者何意士不通其學不得錄於朝不行其學不得適於用者何故彼釋教盛行而天下滋亂吾黨舍而趨之何爲篤信謹守者益堅釣詭外馳者反正怠者張而相之敝者掃而更之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而天下國家運

諸掌矣孔子重工作煩民楹桷門臺之微非時非義春秋必書示戒而魯侯修學以不見經爲褒又采其頌昭明德焉其重學如此考魯侯之蒞泮宮陳車馬采藻芹順彼長道匪怒伊教而多士樂從克廣德心其究至於泮林之鴉懷我好音李公爲是舉也遠光於魯侯士不能距淫辭邪說詖行以推明孔子之道而令釋老塞路德心好音之謂何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楨不佞願諸士之爲新學重也無寧茲李公有榮施哉

修學濬河記

萬曆三十年五月

陳應芳

州人太僕寺少卿

泰州志

卷之八

二十一

今天下郡邑之有學也三代之遺意也至我朝黜百家尊孔子建大成殿正祀典以堂明倫以閣尊經以啓聖祠追崇所生外有櫺星門前有泮池規制視前代爲大備極盛顧城中建置民居稠密未必盡皆幽靜弘雅之勝也就地爲池引水其中未必通江淮河泗之流也惟吾泰海陵郡學建在城之東方遠塵囂而居佳勝泮池水則由城內外河直達江淮徃徃相傳淮水入泮是年必發巍科若儲文懿公解會兩元林東城先生大魁天下具見徵驗若符非虛語也歷科至嘉靖以還代不乏人

猗與盛哉邇者城以內河道日就堙塞泮水爲之不流而宮牆亦多傾圯久不修葺者若而年科第亦遂寥寥不振萬曆甲戌而後垂三十載無甲榜矣鄉試自丙子以下七科僅僅得三人父老私相指數謂嘉靖前科名之盛惟泰爲最蓋維揚九州邑無敢望焉隆慶後科名之衰亦惟泰爲甚顧反出九州邑下何也豈天運之有盛衰抑人事之有得失不然者如堪輿家所畫地理風水之說焉可誣也羣情日盼盼然引領而望曰安得當路者加意人文爲一振興也乎而會今大中丞李公方自

天子所拜命來巡撫時河漕合而一漕撫分而二業有成議假節鉞開府秦州蓋已亥六月事也撫臨之曰揆文奮武飭吏安民百廢具興萬邦爲憲諸士乃相率以修學濬河請公毅然首肯發贖緩若千金卽日選擇而使爲分任責成起辛丑三月越仲秋竣事宮牆以內頽者舉廢者興若殿若廡若堂若閣若祠靡不煥然改觀若新矣而宮牆以外由泮池達河渠塞者通狹者闢環城而水者靡不沛然通流若血脉之周浹於一身而罔或壅淤底滯也主者以成事告多士相與歡忻鼓舞詣中

丞公謝余待罪輦轂下以職事忤異志者相與交
訟於上連章求去不蒙俞允不得已借給假棄官
歸多士迎余請爲記余聞而喜可知也樂觀厥成
爲多士賀方思操筆而會直指使建議以合漕撫
請若舊上報可於是中丞公當移節入淮行有日
矣余爲起而嘆曰事不偶然時如有待是役也前
乎此者令漕撫而未有分也諸士安所得徼幸以
遇中丞公來後乎此者令漕撫而早復合也中丞
公又安所得久畱以待諸士乃今事未舉而公適
來事旣成而公始去豈天將開吾郡之文運特假

中丞公以來去若斯之奇也耶且中丞公非常人
也弱冠登朝卽用諫顯敷歷中外雅負鉅望建節
撫淮千載一時豈可謂非天平繼自今諸士所爲
應運而興者當復與嘉靖前比隆若持左券可矣
抑予更有說焉廣勵學宮修舉廢墜以振起一方
之文教是當路者之所爲修所爲濬也大有造于
諸士也飭躬勵行求志達道以無負爲 郡之人
物則諸士者之所爲自修所爲自濬也所以報德
於當路也諸士勉矣異日者藉科第起家出爲名
臣使人謂中丞公修學濬河爲一方開文運爲朝

廷樹士爲天下得人其尚有名實榮施也哉余不
佞明諸士所以德中丞公之報併推中丞公所以
厚諸士之望以俟諸來者不敢以不文辭中丞公
諱三才京衛籍陝之臨潼人甲戌進士維時同事
者監司則飾兵使者楊公洵山東之濟寧人壬辰
進士署州事始終董是役者則郡丞李公仙品關
中之高陵人乙未進士得備書以鳴一時之盛

建儒學泮橋記

張

徽

雲中府
同知

宣德己卯春聖天子誕膺大命嗣守洪基嘉惠萬
方與之休息誠生民無疆之福也厥夏物歸長養

泰州志

卷之八

二十五

粦麥皆登物阜民安政通人洽適予按蒞泰州於
時學正鄱陽汪淮謁予公館請曰學有泮古制也
某無似承乏典學廟粗以完葺而泮未有匪闕典
歟子大夫儒者曷有以處之予惟泮之爲言半也
古者諸侯之學有泮水謂其半於辟雍也以鄉社
之宮故曰泮宮焉觀詩思樂泮水頌僖公旣作泮
宮淮夷攸服於是乎采芹采藻以至獻馘獻功皆
在於泮因以知古者出兵則受成於學告至則釋
奠於學無一不在於泮所以重其事而致其敬也
然則學烏可以無泮乎爰命鳩工庀材明倫堂前

度地東西廣七丈南銳二丈各有奇闢若半壁形
圈其中央者三以爲甬道浚導其流疏通其滯以
瀦江河之匯而達淮海之津湛然其清也洵然其
精也源委之來有自浸灌之利無窮俾士子遊於
斯者曰斯泮也可以淪我芹可以濯我纓矣斯橋
也可以節我行壯觀我庠矣豈不樂遊於泮水悅
心於問學哉他日材成器就效用於時克廣德心
丕弘功業俾聞望隆於世聲光垂於後未必不由
斯以馴致也苟遊於斯者怠於其爲教爲學之道
徒以爲美觀嬉遊之資而弗加勵欲冀有成焉非

泰州志

卷之八

二十六

徽之所解也肇工於維夏初吉竣事於五月下泮
司教鐸者率諸生歌鹿鳴以落其成州之守貳六
川劉馨等復請顛末將勒諸堅珉以示不朽顧予
猥叨佐郡旣不能移易民風贊成治化又不能崇
獎士類以興起斯文深有尸素瘵曠之愧幸樂諸
公之志有成故不辭而述其梗概且繫之以銘銘
曰

維泰分野	牛斗之文	維泰建學	淮海之濱
有橋翼翼	有水沄沄	五湖合匯	四瀆通津
淵源有自	流衍無垠	水深土厚	人傑風淳

彬彬髦士 藹藹儒紳 來遊來歌 言采其芹
詩書禮樂 明德新民 涵濡淬礪 講習討論
以教以學 惟敬惟勤 孳孳警惕 勉勉持循
材良器博 爲席之珍 觀光接武 蘄用利賓
懋哉忠孝 一代儒真 揚芳邁偉 永副斯文
重修儒學記 凌 儒

明王弘建庠序以毓材賢要在翊經明道惇倫庸
禮爲厚俗興理至計而其盛衰完毀則士習升降
世道汙隆繫焉蓋崇尚之義薄斯振厲之氣衰上
所往下所嚮若孟水然隨爲方圓確無爽失故占

泰州志

卷之八

二十七

之學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咸于是在然
其長幼相齒愛敬相生其倡有自其化易行也師
儒之官魯不獲肩其責殫其力俾居肆者永有歸
依上之人又得以脫其車之易而輕之視風俗治
理之關如越人之髡盲者之監無適于用嗟夫習
衰教微豈獨身範陵遲卽文具榮觀且未稱矣是
其責不在士也予慨然升降汙隆之際盱目津途
久之小蒲程公以淮揚兵備駐節吾海陵庶以宣
威屹然一方保障鳴桴稀於江介茂草鞠于園扉
武備飾矣迺治兵之餘注意文事孔廟外環覩頽

堂危閣圯祠壞垣愀然若置躬無寧宇遂蠲贖金若干董其成于知州蕭景訓氏鳩工庀材凡三越月事訖所謂頽者危者起者壞者雲翊鴻翥輝煌煌煌士遊于斯猶之歸有家止有肆衣被公惠咸願有言將詔不忘蓋三百士惟一心矣署州事同知王法祖既有所乞爲記諸士以事不與聞心不但已皇皇然日謀師長欲予廣其說以寄其心予屢難之孫守樾繼至增繕御製碑亭者三制與地宜咸正罔缺遂復偕判官樊祐教授徐克純訓導咎鶴鳴王良棟劉廷育生員田有秋王好古儲案

繆宗堯韓守仁等徵予文予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予何言哉士修之家倫爲重倫明則百行修而六經也者倫之理管是已尊之固以明之也然服厥王言卽罔斲臣倫矧聖謨洋洋澤于道德凡以闡經弼倫爲歸者故堂曰明倫閣曰尊經亭曰御製其理一也學之爲義三者最先缺一焉弗修不得號爲完典程公司在五兵廼心崇在學校再止再舉竟使百年墜緒犁然一新且解任湏缺揚舲而南桂服捐駒倥偬不自爲計獨眷眷焉以葺所未完爲丁寧語此雅意在士誠勤是宜諸士懷德

益滋請予益急也予于是有說焉崇尚薄振厲衰
責不在下也鵠設衡縣術業有所而職鰥行隳責
不在上也何也上之以文具節榮觀者旣整飭一
時其深心厚望于師若弟子者端必有在冰其沐
庇其美能不撫而思之今夫巨闕辟閭良劍也砥
礪不加利同一割曷由陸剗犀象水斷蛟龍纖離
駮耳駿足也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
以良樂之能然後一日致千里故砥礪學也在弟
子者也銜轡鞭策教也在師者也語曰尊嚴而憚
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凌可以爲

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是四術也非教耶語曰達
師之教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則邪辟之
道塞矣是六者非學耶世之爲師與弟子云者稽
升散課文詞呻吟佔畢聚書而誦之非不勤也顧
於所謂倫與經未知遵之明之宜何如至卧碑且
弁髦土苴之矣况製文哉是教與學兩虛也吾泰
之學如師秉四術以馭千里之良弟子由六者以
收利器之用要底於經明倫敘毋軼聖訓斯勗丹
霄之價宏青冥之期將鎔鑄追琢日蓄日深瓊璠
之美跨越海內彼周寶鄭璞不得以其似廁乎其

間吾見根植莖敷其所豎立勲猷允有光大不然
教失則賢罔興學非則養弗豫夫士有修於家尚
或壞於天子之廷者今併其所修無之亦奚以厚
俗興理哉卽學之修也輪轅餽人弗庸名存實亡
失其所業雖謂之文具榮觀也可且重爲盛舉累
矣予故于茲請爲道崇尚者之深心而重有望焉
程公氏里德政詳列他記不細載孫守豐城人字
汝峻號肖泉發跡賢科由郡陵茂宰擢守吾泰初
政雅意造士後績可臻矣於例得備書云

新設儒學義田記

凌 儒

秦州志

卷之八

三十

天下郡縣皆有學學則不皆有田士之游於學烹
養於國家者惟廩膳日有給月有需餘則無所資
藉若我州則地瀕江海且磽以鹵諸生尤號於貧
幾二百年而學田未設每觀風者至輒相率籲鳴
于庭甚則不惜貶損將庠幾升斗之惠有志之士
亦或自困不獲表見於時會儒奉勅南巡祈予以
故事爲言當道迺白川劉公整飭淮揚海防慨然
思爲之所隨以勦倭久居外至仲秋凱還乃命學
正樊君城暨訓導兩周君濂希朱簡君籍勑買都
內外田凡後先五百四十有四畝歲入夏秋之賦

以俟贍發掌典以人輸納以時稽覈以畫圖而造冊則以待攷在上不虛惠可謂曰仁所施得其宜可謂曰義諸生免屈膝之辱可謂曰禮一事興而羣美集白川之功將無有足多者與咸以弗鐫於珉以紀其事則無以取信後將曷徵曩嘗謂泰我梓里也請言於予予時以田未多辭有待茲按浙至嘉禾樊君等於郵筒再請義不可復辭是舉也作興自劉按察用財出官帑任勞在樊君等而予也則相而成之後之君子儻以田多而惠微仰衆施約廣其計益崇於鼎來疇謂不從今日始耶維

泰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一

石乃鏤取徵者競據焉足以昭百禩與春秋弗臲詞雖縟應不讓其腴也

新建儒學義倉記

王陳策

泰州安定之鄉也士知學而敦義自元及今號小鄒魯比歲兵荒育鞠未紓雖有學田名存實亡事無從給禮節遂衰識者愾息焉嘉靖甲子冬龍津姚公以廉平調守首進諸生而詢闕失慨然以興學自仕優文行賙貧乏立文會給以筆劄有差復自計曰是有限而難以無將思廣之迺括俸資商羨若干糴平米三百石做文公社倉法貯之以貸

諸生每石加息三斗四月受米十月還倉歲計得息九十石以需諸公費仍存本米以貼來歲傳之無窮始受日公率師生戒牲陳詞盟於司庾一時士類祇歡以趨復具條約聞于督學侍御楚侗耿公報之曰是嘉惠學校雅意也無何學正張君拱明至謂此法行而吾施教益輕奈何令其泯泯俾生員馬恕徐壽昌輩求紀于石策謂學者治生爲先而菽粟水火人斯興行緣情之治也釋此弗用防範孔嚴而豪傑輩出寧枵腹以學乎而或人授之金亦一日盡也惟義倉設則米以濟乏不貸民

秦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一

間息以周貧不求臺府公私攸賴而頰仰無慙以固良心以立廉節以復在昔人文之美公惠實多公守秦半載清白之操通於天日故首務此至集流亡治田野裁冗費讐吏胥宛然濂閩規畫達于王政爾矣循良奚足方哉公名篚平湖望族理于信守于宿所至有善政今曰奉擢刑部員外郎其嚮用蓋未艾云

濬通學渠記

秦隸揚舊稱樂郡圖止峙坤雉臯震衍咽背江淮皆下泄歸墟惟珠光邦溝之水滙澤平沛分匝縈

帶水經謂中瀆出白馬湖東西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則揚之通泗秦固支流入焉南唐旣州海陵周顯德中駐師瀕江益壯城濬隍樹表險要迄治平土著市廛舉盤互城外劇衢倍扉承習生常內城東偏則官司之所治鬻序之所宮龍氣亢爽形萃鳳上先朝陽而破氛霧宅土之勝衢右徑市渠水通北關流再西經新倉別演武臺循山而南道太子港與南關水會東注學之泮池委延周瀆洋洋重護水搖山動於窈窕閭闔之麓故一時民物阜殷靈鍾才賢奚啻科甲後先炳望也歲久湮

秦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三

蕪闕塞如缺士論鬱紆山陰朱公之守秦一年始治二年通和三年治成聽輿人之誦曰始民嗷嗷土穡水煩公撫祛之流水迺還汙茨盡開我飲我殮更始麩沸屏除靡靡公制馭之簡裁百需約以鍵矩揚清決泥渥澤如川流教若水昭德塞違均賦平砥習湧浣淬鋒砥礪維日濯新道以仁禮青縈碧聯君子蒞止鼓鍾于堂豈樂燕喜公曰有是哉傳不云起塞從時且水性能下不道則不通人性能智不教則不達舉廢以興學兩利存之豈西渠附召鄭之美乎迺即日鳩庸開之以簡便約之

以勤省費十八未浹旬而卽工巖巖西山惠我瞻
止湯湯東流取予逢原隱拙發舒宛問津魯泗而
探其瀚海也鄉大夫命記于某某曰吾民習公治
而治之所善或莫之言公浙之甲族家學淵承行
潔而言道仕以登義廉慎自牧好惡公于幾微不
畏不侮以齊于政可不謂循良哉茲役之成潤滌
多土方今天子享明堂禮辟雍邈三代之舊狩河
洛疏呂梁纘禹之績庶將鼓仙舟之楫以業以庸
發泄乎太清乘萬里而遠上哉若咏游之樂奉杖
履從先生長者淮于聖賢之教媿記者不學也姑

泰州志

卷之八

三十四

俟之

海陵教授記

齊

壁

蘇州人
朝請郎

國朝文治過前代自慶曆開天章遂詔天下皆立
學然官猶未備也至於中興備矣海陵在昔爲中
州學建於時已久前英後傑踵武而來不知今幾
人矣或者官三年歸迄無一朝之蹟師道不明盖
百有餘年於茲嘉禾徐君嘗纂而識之惟附于藏
書記之後前乎諸儒又多遺者武林章君樵繼之
乃訪耆老諏舊聞旁搜遠證自任君質言而下得
二十有三人古今人物於是咸在所屬朋友聯師

儒之教遠矣惟君處太學由舍選有聲稱於時出
爲是官能昭其道不以地偏寡徒自放於便腹經
筭之樂故其志念嘗務植立而有爲豈獨是舉爲
可尚哉君旣多學而富於文奚俟予言以詔後謂
予與君嘗爲同舍郎旣而得爲同年生今又同仕
於是邦投分爲深故特使予附名其問以圖不朽
後之人儻知君用志之勤飭工之難其尚謹而護
諸

登科姓名記

陳 垓

皇帝龍飛之四年改紹定元年二月乙巳詔曰游

秦州志

卷之八

三十五

夏學問淵源董賈議論通達悉上春官造廷待問
尚書禮部下郡國甲寅詔至秦州臣垓恭率州文
武吏士父老迎拜南門奉書伏譙門下宣讀仰惟
國朝受天明命率三歲間郊一而士兩之凡以敬
天也天生英明俊偉之材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數聖人任師道之責以成之其說具載六經
諸子百家之書傳天下後世師也君也天也敢有
一毫忽哉漢高祖干戈百戰之餘猶詔天下曰今
吾以天之靈定天下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
尊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

身爲之勸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卽今科舉法也
乙巳詔旣宣州以勸駕故事秋賦按圖經雍熙二
年至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百餘人廷對第一第二
甲乙科冠本經舉宏詞仕有至樞府政地者地靈
人傑天之福是邦也舊矣貢院剏於慶元三年纔
六十二間地勢下市聲近位置窘狹面城之陰剝
攙而塔左之陰陽家之說弗合垓常謂海陵城之
東岡縈坡起如天馬南馳故城隍之祠以靈顯庾
嵯之臺以官顯萬壽之宮以仙顯其前缺如葦連
水積蒼龍之角誰實掀之因詣學偕諸生議僉曰

泰州志

卷之八

三十六

可而以築淤爲最難垓承乏於茲軍政麤舉民力
麤甦商議麤寬士况吾黨教養非特文舖啜也而
責在教官俊秀非矜能眩智者也而責在父兄垓
幸以前進士行太守事奉詔勸駕垓之責也於是
度基格嚮畚土市材昉於正月巳卯迄於七月甲
戌土之傭三萬五千八百匠工半之靡金錢三萬
二千三百二十五萬米一百八石俱有奇給皆州
帑而一費不以累縣一力不以煩民焉前奏闔層
右聳文筆旁翼之以御書閣後坐之以玉清殿伉
都門二十尺騰錄所垣屋十九彌封其右屋十重

門巍然於中聯東西兩挾四廊凡六十六楹廳之楹六崇深皆二十四尺長七十尺貫以屋三而堂堂如廳之數軒其後爲閣道監試所須凡揭什物皆具諸生請刻于石垓因得以勉之曰士生斯世天資之賦予地靈之孕毓師教之有司進之天子又下明詔以招徠之士之一身責亦重矣彼偏方僻壤病於無所師承而吏汲汲簿書期會於科舉或具文也則猶之可諉孔子之後韓歐以來師道孰如安定先生者仁義禮樂邊防水利時政又其學之目也以奉大對以入官寧越於此哉今東南

秦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七

數州潭以南軒建以晦庵婺東萊温以水心明以慈湖而科甲之英公卿將相之選皆於是乎盛泰之爲州人物典刑事業魁偉載之簡冊盪人耳目昔何人哉今何人哉得於天者非不全徒慕人爵而不知所師則撓其天生此地者非無人徒羨三子而不師安定則孤此地爲諸君宜何如不負於師則不負於天不負於有司之爵進則不負於明天子之詳延矣學問必淵源議論必通達盖詔旨也敢告

續科第題名記

黎堯勳

惟州學舊有科第題名碑記景泰初鹽法侍御大庾蔣公實始創立所刻名氏始洪武甲子止弘治丙辰二科所得士爾弘治甲子而後至于今四十年矣二科得士凡十有八人未之刻者以景泰碑刻無餘地而有司者未之別立石也嘉靖辛丑堯勲自臯邑來牧此州仰嘆邦域人文之盛考觀廟祀禮器之全因慨是碑之闕將舉之未遑也乃壬寅春侍御南昌胡公植亦以鹽法按部至泰視學勸講之餘深用以是碑爲嘆於是移文州司買石命工刻闕者名氏寧不以美哉此邦以數十年靈

淑之氣鍾爲十有八君子之材亦既有樹德策勲聞於當世者矣奈何令其泯泯惟公巡歷淮海於郡縣學校靡不加振作焉是舉也適與蔣公政美輝映乎百年之間惟州之多士相聚聳觀不啻興起其思齊景仰彙征利用之心而已又尚論古之人孔孟之學伊周之勲斯其鳴當年傳後世其在商周廟器所勒太常所書或已湮滅無聞逮于唐宋士或習於文辭而去道遠或近道矣而不究於事功則吾人於名實宜何擇焉斯其傳者遠也不然者倏而興倏而滅尋大之石果吾人不朽地邪

苟辨于茲二公立石之意思過半矣

進士題名記

周叙

吉水人前翰林院學士

進士之選天子求賢以翊邦家圖治理者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王制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進士此其名稱所由始也然則進士之選其來尚矣士之有志效用登名是途者不亦榮且幸哉我聖朝稽古取士尤重其選舉于鄉闈者曰鄉貢進士中選于禮部殿廷者曰登科進士發身雖殊而布列有位明揚治理則一而已矣揚之泰州爲南畿名郡學校人才所出佐大藩守

泰州志

卷之八

三十九

大郡陟憲臺與夫縣令教職累累有人然自洪武甲子科目再興以來其膺鄉貢進士之選者亦幾二十人若薛君廣永樂癸未由工科左給事中擢懷慶知府其尤著者也學舊卑隘漸就傾敝巡按監察御史大庾蔣公誠至慨然以修復爲已任遂命有司蠲俸並勸率官屬商旅好義之士助貲增大規模撤舊更新之於是學制畢備顧惟進士題名碑尚缺復遣州學生薛振以學正陳君孟旦書來求予爲記公由名進士歷官中外綽著聲稱餘聞其巡治鹽法明而不苛寬而有制所至修學政

恤民隱去奸植良蓋憲臣之表表者也觀茲盛舉
他可類推矣嗚呼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
之譽崇禮遜明節義以朴厚爲先文藝爲次故曰
由鄉論秀而後升之司徒也時不同而理同人豈
有古今聞哉凡來游於此者視學政之新覩題石
之揭益進德修業以古人自期待吾見掇高科躋
臚仕弘功業於時者接武矣豈惟學校有望於蔣
公惓惓之意得不有光哉相其成者監察御史余
從弟紀揚州知府閩郡韓侯弘來徵文薛生則前
懷慶知府廣之子也皆在所當記者於是乎書

秦州志

卷之八

四十

鼓樓記

韓元吉

人龍
畫閣學士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
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
久而敞浮桁以制衝櫺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
嚴闔闔也錢塘萬侯以儒雅飭吏事守郡之明年
政成而令修乃重理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
臨望四郊之遠民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亡何
郡之鼓角樓墊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
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
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

早嘆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漸登稷稌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克歲時之用麤給故方隅無犬吠之驚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奸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尚茨於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寢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沓言之賓客士大夫從與之曰樓之於郡府臯門之地也笳馨之攸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睂面之有顙雖不繫於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者考其造之歲月葺於紹興之丁巳又四十年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於是又以其餘力

始爲之樓旣成翼以二梁樓於外遂爲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於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所以善於民者况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慎重惟斯吏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沽整辦之譽以自衒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否則傷於財而蠹於民適資匠胥之盜竊耳春秋於門觀之作臺囿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旣善矣澹然不志於功利而蠹弊是去逮其舉事之際猶不自以爲是躊躇

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爲之輪奐翬飛不侈於前不夸於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而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士吾意其必有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畧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與知焉

甲仗庫記

樊景陽
屯田郎

海陵自五代置州隸淮南爲僻左然其物產之饒生齒之夥蓋豪視鄰壤其地控淮扼江背湖負海

泰州志

卷之八

四十一

民啗魚鹽之利尤輕抵禁不幸乘歲饑往往嘯聚以慢吏其勢有足虞者若何不爲之備耶至和二年秋八月祕閣王公來旣受署首訪備禦之術卽率僚佐戒郡吏視噐甲所在吏引公循西廡下指老屋數楹曰此謂甲仗庫入閱其噐則庫漏墊濕陰鬱勝潤筋角幹羽或至脫剝不可用公慨然語僚吏曰是郡負江海之險而兵疲械敝復又畜藏不嚴以開姦織之隙萬一有警孰恃以爲安哉亟以狀聞願益禁兵以爲捍備詔以青州武衛一旅克乃度亢爽之地易今屋其爲地五尺屋之高五

倍之總十有五楹凡噐之不完者一切增修之左
右蘭綺棧列有次旣又循庫而西爲怡事之廳總
二十有二楹起十月巳亥成十二月癸巳民過而
望者徒見重門修廡丹牖壯麗而不知梓材之所
出力役之及巳是何慮之果而成之速耶意天下
不可一日去兵而弛備今之爲守者狃承平之久
恬不知變視其所爲可患者靳靳然不肯施毫忽
於其間第相戒曰無立異速謗安知患之必至耶
慶曆中盜發旁境數郡之民爲之駭皇失措夫以
方州之衆數夫環朶則茫然無支梧烏在其爲民

秦州志

卷之八

四十二

上也今公於其所爲可患者先事而豫圖之則公
志於民者可謂遠且至矣特未知後之來者果能
踵而不廢乎景陽願書公之舉以告焉至和三年
三月二日記

起雲樓祠記

傳曰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泰山
爾淮東無山泰於椒丘祠嶽而州是名寶慶丁亥
守陳垓濬水環崖作亭其上植花柳竹爲堤甌曲
折以登曰天闊曰暘谷最高曰起雲秋七月落之
天新雨雲開月來舉大白問雲家住蓬瀛船過方

洲繫之泰亭更躋攀天閱從容暘谷梯登雙磴身
到層雲雲起乎哉我知之矣雨不崇朝天下春旗
五丈裊西風獵獵羽扇綸巾江頭駕起永輪二百
里金焦入坐青問清都絳闕詩盟誰健瓊漿麟脯
共醉何人歸鶴徐翁滄浪范老參語欄杆天又參
雲知否認三台明處玉宇無塵前三年余城興化
卽湖曲爲滄浪清風閣祠舊令文正范公近創歸
鶴亭於徐神翁響林故併書之

方洲記

李

駿

郡守

駿被命海陵郡若有天幸初至小稔明年中熟最

泰州志

卷之八

四十四

後大有年人情和集事良易郡有城城有樓櫓戍
有兵兵有食與噐惟市之河舊貫南北數十年來
居民枝柱閣架其上折蒿膠舵脫有警外舟奚歸
欲浚而深之岍摧棟傾闐闐千家弗寧厥居與常
平使者徐公議其宜各殫厥費疏西南地千丈蜿
蜒委蛇架天寧經武二橋舟馱車馳居者行者交
以爲便河成民面河爲廬以防異時納污湮塞水
次爲營壘爲庫廡爲芻薪場爲校牧地以便出入
祭莫嚴於社稷而莽茜壤穢祈報弗肅則又倣古
制築壇爲壇於是癡兒之事僅無缺遺矣雖然淨

塵襟曠幽懷樂民之樂而民亦欲從太守遊而樂者未有其地也郡地平如席惟泰山巋然爲嶽神之居新舊河交流其下旁有水一泊形肖大瓠號葫蘆河昔隱君子廬焉弘而爲池植芙蕖二十畝有洲正方宛在水中央跂而四矚心與景會迺堂其上曰醒翁以蓋其曰飲士何之愆也日出沒於堂東西政東曰朝暉西曰夕照又堂其後下瞰清泚中通書舸曰小有洞天兩堂之內渺然一壑跨壑爲屋五楹如藏龍驤萬斛於寂寞之濱曰水雲鄉後有室扉窓明淨實具竹樓之所宜曰六宜右

培塿出水中橢其形高尋長不踰丈椒四本曰椒嶼旁有汊藤蔓翳翳僅通一葉窈而深中有人聞雞犬聲曰桃源桃源之南醒翁之西鉅竹千箇蒙密可玩目一日不可無堂之前楹爲臺可百客翫以堅甃周以欄楯風露未下水光接月下而右楊柳雲矗蘆蓼叢生有垂綸地曰葦間易鄉而南過小橋不十步亭曰盟鷗與知魚東西直一日隱几堂上若有告者曰二友至余踉蹌越長堤訪之疏華的皪凝睇竹間相對忘言久而後去過所謂公來游者有客幅巾大袖貌甚古前揖余曰忝鄰邑

鄙人也常游此舊爲蓬蒿藜莠地狐狸所嗥昏鼓
動輒無人跡今萬瓦鱗差戶挹清波酒帘戲鼓在
在誼囂舍舟步經武橋少前突兀閱麗雙扉洞開
若王公貴人居視其扁隸若蜚動余不能禁余足
闔人亦莫余訶不知此爲何地子爲何人余揖之
坐不坐巡簷而馳若狂若癡且額且指曰鰲背巘
屬負崇臺複屋於水中者非子所謂方洲邪余聞
海中三神山曰方丈瀛洲者非此邪余曰不然請
與子游客辭曰禿先觀其外於是偕行至一春佳
處凍木僵立而色香華萼生意可尋東有柴扃烟

蓑風網知其爲漁村也循曲徑而北茂林修竹崇
山峻嶺雖出人事見謂天成三百年後安知不指
爲永和修楔處也又北登高橋一碧蕩漾玲瓏縹
緲倒影清波鶴有田鴈有澤拍手而雙飛啓闈而
羣游二道民揖柳陰下相與入瓢庵啜茶已譚修
丹還轉法使人頓忘世慮出河澹柿林屋三間號
青龍莊過小有洞天揖客入客趨而右掬七一泉
清冷入毛髮折旋而南憩蒼葡萄林中醺客大白客
頹然心醉而去若不可以畱問其故曰此神仙之
居我骨凡我蹟塵土趨而出常所乘舟登岸處門

適啓所艤舟又適在岸下鼓枻去莫知所之余亦
愴然因記客語爲方洲詩記時嘉定辛巳臈月也
鳴虜前乎此歲在辛巳羣胡以此爲餌斃佛狸佛
狸雖斃而海陵受禍亦良慘十月十二日子數窮
六十歲復在此而乃以園池之盛稱於兩淮是天
時邪抑人事邪嗣而葺者其懋之哉

方洲記跋

陳 垓 郡守

是歲十二月望垓來海陵明月公改鎮池授垓方
洲詩記行吟其間未嘗不會心竟解組去後五年
叨踵郡寄亟過之草莽蒙翳頽垣敗壁仰或壓焉

泰州志

卷之八

四十七

青龍莊一日不可無莫有成之者忍溷以沽爲太
息再三補花養筍或葢或築柿爲莊亭竹間曰純
節買地屬衢伉門六楹勗外園四亭游衍斯壚輿
從斯闕而方洲景物全吾天矣過經武橋介丘平
野疏爲湖以艦以亭以級以樓以欄納江挹斗而
俯茲園人傑地靈眼中歷歷躡屣而下起柁而東
誦記與詩按以陶寫來者於今亦猶今之於昔乎
勿問也公所規置卓然過人乃以年豐民和集事
易爲天幸垓強顏再歲羽檄旁午調兵發廩如掬
頭然其能葺增賢迹同民憂樂不尤幸耶垓於公

爲門下士故彷彿滁書而刻之醒翁堂又二年紹
定改元夏五劍池陳垓

玩芳亭記

劉貢父倅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
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爲君子美德無與玩者
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
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
荔莎蘆芭蕉叢植櫓生負城地尤良朱氏居之益
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芳奇卉往往而在清池
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

泰州志

卷之八

四十八

玩芳於呼橋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
所植也雜英紛揉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
也天施地生非爲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
惠而不費莫相得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爲心惻
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天目山記

胡紡
淮東轉
運判官

海陵東南姜堰北有天目山古地鉢福地峰鳩陶
隱居者云地鉢臨江東後漢誌海陵眞誥謂五陵
地此一也海陵塗泥鹹鹵土薄蘆葦所聚無崇山
峻嶺茂林修竹而天目丘聚土厚水甘迥異四隅

宜松檜竹柳所以爲福地東晉道士王治隱居於山修靈寶法煉丹存神植性累行歷宋齊梁百餘年功成行溝丹就果圓雙童傳召王治羣仙導引步虛清樂之音四比皆聞白日飛昇世人始知山名天目二井公臨昇舉封鐫極密乃藏靈寶符杖履水襪隱形帽於左丹井梁昭明太子聞公昇舉同邵陵王詣山致禮導港直至山下公居山日有五色鹿產一女於山左草莽中聞啼聲往視之見鹿乳焉公挈養之菴鹿日三至女至七歲造一鹿女臺公飛昇後女欲南渡邑人餞之橫浦云後百

年復來履江水而去景雲二年十一月山忽鳴吼聲聞遠邇乃勅遣天台山女道士王妙行名山大川洞天福地投金龍玉壁王妙行卽鹿女計百年矣唐永徽中有道士楊文稜預言逝期又有王玄絕粒五十年至八十四逝就窆空棺隻履山有坡頭皂角樹合抱仙翁手植匠者睨視山怒木嘯採訪使李登以聞天宇七年賜額興安觀歲更二名賜田十頃天復之亂縣尹李瀆欲取山材治縣宇山神夢中現相瀆立廟於此以祈之元豐二年蔣公之奇爲大漕致禮請禱開右井得鹿角至數

十丈獲金龍七寶壁三十六與通判何琬漕屬張
軒氏同知觀葆光法師金若水重治堂廡百餘間
具以聞賜額集真觀宣和七年邑民顧仲文治殿
基得丹爐鼎著其土赭赤服之愈疾山自地湧氣
淳土厚後人益培於左而山遂成贅今七百年矣
嗣今繼者雖古木亦彫零况榱棟乎他年草梁木
拱人跡屏絕則隱者至矣

城隍廟記

蔡駟 陳雷人通判
泰州軍州事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
焉有唐乾興元年秋七月不雨縉雲縣令李陽冰

秦州志

卷之八

五十

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
雨合境告足乃與具官耆老羣吏自西谷遷廟於
山巔以畚神休駟爲兒童時以先君朝議好篆書
尤愛李陽冰此碑朝夕在几上今猶能誦之繇是
知城隍神自唐以來廟食矣今年春自太府丞出
倅是州始至謁城隍廟祠見其像塑坐破屋中風
雨不庇有意完之適歲旱未遑經度其秋進士陳
詒與同郡王履中耿端等請於州欲因其舊制而
稍新之既畢工乃使刻陽冰碑文置之壁因書其
後以歲月云

漢關壽亭侯廟記

儲

巘

本州人吏部侍郎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或捍大災於後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祝之大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耳若夫肇於一方遍於天下則未有如漢將軍關侯之祠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荊州威振華夏吳人懼其偏也潛師襲之侯殞於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槩稱萬人敵計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許洛間爲多其刺顏良尅于禁尤駿偉竦震故

秦州志

卷之八

五十一

今小兒婦女皆知侯之爲烈而駭以神之巘嘗考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絕舍昭烈孰與爲者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衝侯拔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操稱善兵意欲徙都以避其銳何其雄哉當是時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恢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賚志以沒遂使操奸大統權裂漢土而工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遂其祀漢配天之心此志士仁人千載

而下猶爲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由是論之侯之祀夫豈荆蜀之獨專也哉不然吳魏之臣爲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祠亡社撤邈有聞者則國統之正閏民衷之予奪蓋可見也已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陷孫爨又死之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漢授官至前將軍漢壽亭侯漢壽城也亭侯謂列侯次者爾今人謂壽亭者蓋不考也與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詔例仍其舊侯仗大義以討僭竊不卑侯而王稱也噉然矣噉故悉書以正之泰故有

秦州志

卷之八

五十一

侯廟巖以事禱輒應且慕侯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爲碑載其所以繫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擅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旣改慨宗國兮悠悠鄴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汗吾土叱余騎兮徂征忽反顧兮千古神之去兮荆之野紛雲旗兮風馬闔廟洋洋鬣如戟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厲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條桑子河堰記

呂祖謙

婺州人
著作郎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本部潮大土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叅治維堰初作于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于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聞獨桑子河以南逕如臯境繚許氏莊後皆文正公規畧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汐暴興田廬冒沒版籍日耗詔以委今魏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規可襲爲憚慨然閔民病之不可宿凡土工之政令與其具修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縱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擁

府門謹賀又禿書蘄記侯不能禁昔史起引漳水以溉鄴追修西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二者之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陸川浸之勢屢遷顛守陳迹者旣不足與合變至於因時建置雖山已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於是役習于羣公先政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爲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泰人之長利以終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爲政者將於此乎

攷侯名欽緒歷陽人蒞役者海陵尉朱棣督護者
知如臯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重建望海樓記

徐

嵩

本州人
都御史

泰故海陵縣僞唐時改州瀕海而通漕時移世變
湮塞日遠望海樓在郡城東南隅其西則佛刹與
樓並峙巒序巍乎在中相去皆百餘步堪輿家謂
龍盤虎踞係科第盛衰宋熙寧慶曆間人文極盛
如許查周三姓高科臚仕項背相望周氏凡二十
一人其他未能悉記至國朝斯樓惟存遺址而人
才視昔亦衰則形勝制克之說似爲有徵歲嘉靖

泰州志

卷之八

五十四

已西南田鮑公龍以進士自南刑移守廟謁日廉
得其由慨然欲以身任未遑也而竟成其志起數
百年巨廢一旦盡還舊觀人情大慰夫王政散在
天下分屬於郡縣其關係學校人才者守令皆視
爲先然堅完易守頽壞易葺至于廢久而不存者
非其人未易舉行斯樓興廢歲代郡乘畧而無考
據當時題詠其創自盛宋之初而廢於元兵火
之後由今溯昔歷三世餘四百年黍離麥秀之感
中豈無人而成功迄有待于今日茲土之遇不遇
人文之幸不幸也公始興是役請命於諸司而必

求其可取費於好義而不震以威借役於羣力而不斂乎怨畫方面離以定其位度材任能以考其成較然若運諸掌非經綸裁斷孰能與於斯樓成計其斷鰲爲柱凡四十有四基而上高三十六尺橫從廣六十步可以建旌旄可以橫講席重簷邃阿可以蔽虧日月而隔離風雨樓之前東西築室各數十楹車馬僕從之所經也樓之西別建一坊顏曰拱文龍光奎秀之所射也坊外有溝跨橋通路以通於學舍曰回瀾凡此皆所以羽翼斯樓一出於公之精思茲土何幸而人文能發揮之疑不

若是烈也從其利達於風水縱吟賞以登眺而於前數者邈然一無取裁豈公之所以望於後學又豈後學之所以自望者哉是議初建作興於上而給終事者巡鹽御史楊公選奔走於下而受成不怠者同知張君鶴州判金君治吏目何君澈周旋乎中而關白於御史臺者學正陳君克讓訓導鄭君相與生員王沐等皆公之初功也嵩嘉此舉有裨於教育而重違師友之請爰拓其義爲文以記之并書同事者姓名以垂不朽

張侯祠堂記

范仲淹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海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乂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開鹽民告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興杭秀海三郡鹽場入課四十萬石又常蘇秀間太湖漲溢害於甫田請導入於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

泰州志

卷之八

五十六

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爲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渠屢決阻我糧道破我田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薦至淹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五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旣爾捍其大患蠲其宿負期月之內民有復業射諸旧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

戶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於民心於是
請蕭公之議以奉於祠期子孫之不忘也秉筆者
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 經制楚越 鑑洞毛髮 誠揭日月
建利除孽 代天工發 海陵嗷嗷 古防弗牢
萬頃良膏 歲凶於濤 民焉呼號 不粒而逃
公聞慚怛 迺按迺察 草奏屢達 狂夷四遏
心過金鍊 對天不奪 宸聽旣聰 宰謀旣同
展矣胡公 協力諧忠 兵民交充 興防之功
盤盤偃偃 百里而遠 雲矗不散 山亘不斷

泰州志

卷之八

五十七

如天作限 奠萬家產 朝以公賢 兼于藩宣
傷者我全 疾者我痊 逋亡幾千 歲復於田
公義不爽 欲報彌廣 建牙裂壤 將有攸往
衆畫圖像 以永瞻仰 列星之精 列嶽之靈
儀焉停停 神焉熒熒 居千百年 此邦鎮寧
旣寧旣聚 濤莫我苦 比比牖戶 鱗鱗場圃
而公而豎 于歌于舞 天子穆清 諸侯經營
民希樂從 穀兮豐盈 作爲頌聲 告于神明
范文正公祠堂記 楊果 興化 左通政

有宋天聖改元汝南范文正公來爲泰州西溪鹽

官時風潮泛溢渰沒田廬壞亭竈民以大病公特爲請于朝得調丁夫四萬跡唐李承實捍海故堰而修築之用是海濱沮洳瀉鹵之地悉成良田而民獲奠居其爲惠利甚大以溥也公沒而所在德之不忘往往廟而俎豆之水旱疾厲則禱焉小海草堰二場間舊有公祠久而圯地湫隘雜以淫鬼妥靈揭虔兩爲匪稱歲正德丁丑國子生宗部宗節鄉校生唐宋唐滿輩相與蠲資倡義圖善地而遷之力猶未逮則以告於巡鹽侍御盧君楫君慨然曰吾事也乃俾運使胡君軒續其費運判聞人

君韶督其成鳩工增材擇吉從事門坊堂廡次第完好無侈無陋中肖公像以快瞻拜訖工盧君記其事而馳出告果俾文其麗牲之石方首事時有語果以非政之急者果曉之曰在是舉也所謂義也捍災禦患秩在祀典古之制也崇政祛淫訓之善也俗之所趨也義以協制制以章訓訓以成俗侍御君之政可謂知所先而所以自期待之志亦可占其槩也惟公以一代傑出之才筮仕之初卽爲吾民禦災興利垂之从遠章章如是而公之傳誌行狀皆不序列獨聞見於宋史河渠志得非揜

於其大而畧之卽於人爲大於公爲小則公平生之所樹立可知其感吾民如此則其感動天下者又可知矣歐文忠公謂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則不待公之沒與後世其生固已神明之也嗚呼懿哉果生長是鄉衣被遺德敢爲之言俾鑿其石而凡有事於是廟則備列之于石陰云詩曰天之降才 有嗇有豐 三代而下 惟宋斯隆誌其傑然 曰我范公 公之筮仕 吾邦伊始海水時溢 民病瀕死 隄而捍之 利興害止入廬出田 永永無患 百世之下 姓隄以范

泰州志

卷之八

五十九

俎公豆公

立廟宜萬
公於天下

如蒼如龜

踪跡所到

精神隨之

我民祀公

則如所私

誰新公祠

柱史之政

有儼其像

如視如聽

孰其過之

而敢不敬

公福我民

罔間明幽

水旱疾厲

有禱無憂

我詩廟門

尙昭公休

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湛若水

諭人者以其異域善孰與其鄉族善曰善鄉鄉爲近示人者以其言善孰與以像善曰善像像爲切近則人習服切則人易知人習服故易從人易知故有親有親則感易從則化是故異域使人敬鄉

族使人信言則入人耳像則入人心故先王之法鄉大夫令而司徒之教行象魏立而治法昭今夫號於人曰必若而鄉某君子乎必若而鄉某義士乎則聞者莫不悅相語曰彼固非遠引乃云吾鄉某也某也誠義士君子也斯不亦以鄉而近習服而易從乎今夫斷木而像之折椽而屋之肅乎若有著乎其風神儼乎若有見乎其容聲則過者莫不敬畏相語曰彼乃吾鄉之義士也君子也吾等可自棄爲不義歟爲小人歟斯不亦以像而切易知而親乎南昌王君公弼以進士來守泰州召士氓

咸造於庭曰吾守茲土寔兼教養凡爾士庶盍同於子善爾弗我徵盍稽於爾鄉之先哲式追於前文人若爾安定胡先生者爾豈不知而慕之乎哉與孫明復石守道藏修泰山其義行篤於躬化於家孚於而鄉教授於蘇湖振歷代詞華之沈迷復往古敦朴之實行師教升於國學聲實達於朝廷式法播於天下一時多士靡然從之爲之一變不問可知其爲安定門人若是者爾之士庶其亦有意乎有則吾爲爾祠而新之以爲爾仰止之地不亦可乎欣然曰諾乃白於撫按卜城東南之隙地

以州之贖金撤官之閒屋而顧鉞之義助半焉凡三月而落成爲堂者三楹外爲大門內爲寢室視堂之數弗有殺焉前臨大池後館諸生旁亭顏學亭週之池水使士講聖賢之學於其間選胡氏子弟二人寄學習禮蠲官田五十畝供其祀事而復其徭焉是故東南法長養也前週池昭澄心也後學館示步武也亭顏學示的也是故巍焉肅焉示像也於是士皆懽悅過其祠者皆相語曰吾等兵防水利農算之學有若安定治事齋之教乎五經異論文藝理勝之學有若安定馴馴雅飭之化乎

於是王君聞之曰安定之學豈但若是已乎乃遣其門弟子林春王棟之京問甘泉子甘泉子曰噫善如王子之問也善如王子之問也安定之學之教人失其真傳也而貳於孔子久矣豈直今也哉夫孔門之教同於求仁仁人心也天理也四科之列惟顏閔雍耕諸人得其宗餘則因材施教者耳而謂有四焉豈聖人無類之教哉若安定先生當聲賦浮華之弊已極毅然而起以變化士習爲已任以開濂洛之傳必其精神心術之徵有不言而信者行乎其間觀其顏學之試道德仁義之教有

足徵者至於經義治事之科條乃其因材而成者耳以爲先生之道盡在是矣豈不惑哉夫聖人之學心學也故經義所以明其心也治事所以明其心之用以達諸事者也體用一原也而可以貳乎哉此或先生立教之本意而人失其傳矣若非人失其傳則先生之學之教荒矣予幸得於百世之下故爲其鄉人士推言之庶幾不終貳於先生之教焉王君曰命之矣幸爲記諸石

安定胡公書院碑記

崔

桐

海門人

泰州爲故海陵境城西有岨壤曰泰山桐童時嘗

秦州志

卷之八

六十一

執經西遊間從長者後一登眺焉山有神宇謁者必肅拜祝禧桐心醜之獨不爲禮計別茲山餘四十年矣聞前御史雷君應龍撤其神而虛之嗣是崇正者置書院並主范文正胡安定二公於其中傍列諸生舍豈非以安定爲海陵產實在昔儒宗文正嘗監西谿有捍海功矣乎桐心賢若舉而未遂一瞻拜也嘉靖戊戌冬十一月舜原楊君瞻以御史按蒞海陵首詢安定公遺跡得茲山爲講學故處爰立石以識因晉謁二公焉旣而嘆曰禮貴專專斯頌頌斯感禮厭瀆瀆斯傷傷斯射鄉賢名

宦崇當以族錯列互舉非所以尊師重道右能象
功也爰檄有司奉文正公主奠置名宦祠迺專俎
豆安定公焉圖徵言於桐以碑其祠桐也鄙無能
爲役竊憶昔章時志乃爲重有感曰上古無傳人
中古無傳事近古無傳心地渺風微遂成飄響槐
長雋員泯焉莫聞者衆矣是故耳感者淺而疑目
感者眞而得鄉里六賢悉諸遺乘誦諸黃髮其儀
形警欬宛然百世之下者不減於親炙也可以列
視而莫之崇乎列視而莫之崇是雖生茲土者亦
莫知吾鄉爲孔之魯孟之鄒也何所觀法乎安定

先生以經術行義名天下景祐初受文正公之知
薦定雅樂白衣殿對天子賢之教授吳中諸生愛
之如其父兄直講太學天下宗師之至牆舍不能
容是又非丁度之所能阻撓也且今天下後世可
忘所宗乎是故君子之於有道者讀其書則思見
其人入其境則思及其門循其跡則思久其傳舜
原君之愛道殆不容無是舉也舜原冀人也而追
慕安定若此鄉里之彥瞻依左右者爲心當何如
耶書院前二堂故題曰經義治事後亭曰後樂今
扁其首曰安定書院祠曰安定胡先生祠亭曰觀

海是役也翼其成者州守朱君簪倅朱君懷幹林君庭樟徐君份以徵言勤者海門令孟君梅咸有得于獎士類以興起斯文桐也幸樂諸公之志有成故不辭而述其梗槩云

崇儒祠記

李春芳

興化人
上柱國

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希聖爲學少關老萊子舞斑故事卽衣斑爛日戲父母側父母訝而止之曰古人如此不止也言笑不苟出必規圓矩方跬步不亂聞文成王公講學洪都不遠數千里攝笈往謁之衣斑直入坐上坐縱談移晷不屈及

泰州志

卷之八

六十四

出公語門弟子曰此載道器也明日又見復縱論始屈出更野服拜公執弟子禮公始授以致良知之學時公門下多四方知名之士如文莊歐陽公德大司成鄒公守益輩咸集與之講究切劘者歲餘始歸而盡以所聞告之鄉里後學於是東海始彬彬多知學之士矣予初不知學嘉靖壬辰海陵銓郎林君春始導予謁文簡湛公文莊歐陽公而論學後數年於留都始晤先生於徐氏東園時文成文簡二公門人各持師說以求勝予質之先生先生曰豈有異哉天理者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

者致良知也後偕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軌審理宗君部造先生廬請益月餘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羣來論學時有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嗟乎非實有諸已烏能誨人喫緊如此耶予惟天下之治忽係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欲望天下治安難矣故學之不講孔子恒以爲憂當其時問學洙泗之濱者踵相接也然孔子雖憂學之不講尤耻躬之不逮教人以文行忠信於謹言慎行三致意焉至於性與天道子貢猶嘆其不可得聞况其下者乎先生之學始

於篤行終于心悟非徒滋口說者雖鮮所著述如樂學歌大成歌諸作天趣灑然悉出胸中所自得至評論夷齊三仁武王伐紂等事皆精微至論罔有蹈襲足垂千古君臣之鑒嗟乎若先生者豈非一代大儒哉先生修軀古貌兩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坤之相天之生德夫豈偶然俎豆於其鄉誠非過也中丞耿公定向督學南畿時欲專祠先生不果迺抵書海防程憲副學博建祠州中祀先生俾後學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以屬鄉中丞凌公儒經紀其事太守王君陳策員外郎黃

君鶚協贊之肇工萬曆 亥十一月至丙子二月
工成祠宇凡三極 飭足垂永久巡撫大中
丞王公宗沐吳公桂芳爲置祭田二十畝屬先生
仲子璧管業以其租供祀事有餘以給四方來學
者壁篤實高明克世其學予嘗辱先生之教因爲
紀其事而繫以詩詩曰

孔孟正學 日致良知 闡自東越 淮南紹之
匪曰口耳 躬行不怠 凡我後生 敬承勿壞

心齋祠堂記

凌 儒 本州人
都御史

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其興廢

泰州志

卷之八

六十六

繫治道隆污至要矣漢唐影響支離不絕如綫宋
室伊洛間師友淵源得窺堂奧明興經術論士本
衰華盛是故繪章句妙悟難狗口耳實躋難去道
遠矣卽學士大夫專門名家談之終身猶毫釐千
里矧海濱無傳未嘗學問乃能超然默契確然允
蹈直與孔孟曠千載而流 也嗚呼難哉吾鄉心
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 間年三十纔可識字
一旦見論語孟子伏而讀之恍然日是孔孟之學
耶何舊說與吾心相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塾師商
之遂勇於荷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

悟隨悟隨躋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乃游南贛
謁陽明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物一體仁人之心一夫弗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製輕車往京師冀風動四方啓其聾瞶道路觀者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日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如呼寐者使之醒聞者罔不泫然涕下旣去益去矜持就渾化洒然日新嘗自謂居仁三月不違庶幾顏子夫學難於妙悟實躋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慕先生日輻輳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

事虛說一時神氣令人毛骨竦然去故卽新不違焉其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譬之飲江河者人人充其量也語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喜文詞所爲樂學說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生所心得不盡是要亦發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予嘗評諸里中日好善人心之靈也古與今一也儒不學何能窺見心齋先生第自先生觀之其爲善也欲人爲善也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下後世且無疑况里閭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於里者非先生而誰也當

先生存時撫院梅谷劉公節按院疎山吳公悌交
疏薦之朝部寢不報迨先生之歿學院午山馮公
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後追崇敕祠其
遣場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祀德意自學院楚
侗聃公定向舉之旋議中罷夫用舍行藏惟命與
時無論已獨一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遇蓋如此
嘗慨之世有徒以口耳章句獵一第博一官跡其
平生在朝在鄉無毛髮豎立苟其人稍有許可或
布衣子孫顯貴歿後皆得占籍鄉賢有司者不問
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

聖之資妙悟實躋有功孔孟奚啻什百與千萬也
迺懿典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曆四
年憲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廢墜推
楚侗公雅意特建祠州之西而知州蕭景訓氏祇
承惟謹凡兩月工竣扁其祠曰崇儒屬祀事於州
大夫主時獻享屬祠於王氏子孫主時修葺於以
風示鄉人撫臺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繼移
文申重復蠲贖金置祭田使不費有司永無紛張
蓋至是天乃定矣嗟乎豈人心之良終不可泯先
生之學久而益信也歟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

論學而里閭中亦漸陵遲獨先生之子東厓璧能
意氣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志講明祠中人心稍
稍復振厲異時標轉轍換安知不有聞風興起大
能闡明孔孟之學如先生者出乎是祠也固斯學
之餽羊何可少也予故因小蒲公乞言垂石爲述
先生宜祀不宜廢爲後來者害焉

重修思旻王公祠記

三廷瞻

黃岡人戶
部左侍郎

英廟之御極也綦隆之治洵千古一見哉及考先
泰州公官泰州遺事益嘆其有古今帝王之盛節
三代下所僅覩也方公仕在

泰州志

卷之八

六十九

英廟卽位之初當其時

先朝之元老猶存國家之典章明備疆場靖而寓
內安似可無汲汲者公仕泰僅一判耳非有先容
於其內也乃其所上蠲租減馬省運營堤諸疏前
後累萬言靡不朝上章夕報允凡民間所惡欲悉
罷以行賴及州人於世世雖由公能言之寔我
英廟能庸之由是而觀當時公卿而下百執事有
一長不得自效者乎漢唐以來所號英君烈辟有
能納言廣忠勤軫閭閻求治如不及若
英廟者乎今人但知頌其神武殊絕而不知其

有熙洽以開成弘之治其爲道類若此也猗與盛矣公判泰旣兩考州人德公攀留之以駱守士隆疏遂晉公同知州事又數載部使者薦爲州守公方請得致仕以歸州人益思之其政績雜見士大夫賦詠具遺愛錄卷中李文正公嘗讀是錄爲之嘆慕不能置且曰求之於今非獨難其人亦難乎其言矣蓋重有感於

英廟之爲烈也公誠且才而識更踔絕所居不求赫赫名去後見思旣六十餘年楊守浩從州人請建祠祀公又六十餘年今守李君重增修公祠以

泰州志

卷之八

七十

便州人歲時伏臘來遊來瞻其下蓋公去泰百餘年州人之思公也如一日諸君慕公亦如一人姑毋論公若諸君子者可易得哉夫以一官之微上足揄揚主德光昭千古下足興起來修而成賢者之令譽若公之事固宜大書以觀世人而瞻也爲公子孫食公餘澤僅僅守其清白之教而無補於明時家服庭訓世荷國恩寧獨文正公之爲感而已乎往司理淮揚一盜薦祠下泰之父老兒童環堵而泣曰吾不及見王公得見公之孫猶見公也予亦感泣移日不忍去茲李守修祠落成以州人

之意來求載其事於碑會予有少司徒之召復奉
簡命總督倉儲而李守嗣申前請予不敢以不敏
辭姑次其言用識歲月仰以頌

英廟孳孳用言圖治之盛下以見公德入人之深
與泰人報德之厚而并以彰李守之能樂善云

胥道尊修城垣碑記

凌

儒

本州人
都御史

吳陵隸維揚爲劇郡東距百二十里帶海襟江島
夷鹽徒飄忽出沒至險也據勝而止四方故有城
隍廣厚不薄足當捍禦歲久守軍利所生荆杞可
採而薪不從穉搔日聽其長且大故根連株蔓穿

泰州志

卷之八

七十一

其壁孔多是以垣爲場已軍販私鹽以昏宵出入
而上下置鍾階之爲梯其爲鑿攀援處復不數是
以關爲暴已守禦者旣不禁又從而利之歲以爲
常加以風雨浸淫故屢壞屢修然其夫庸財用辦
之官者付一割之民者什九是故郡富人往往苦
之名領帑金實役竣仍歸之帑蓋陽與陰奪之矣
監督省試復加橫索民之困憊與城俱壞其怨讟
亦與隍俱深哉非監司惻然父母撫之又赫然神
明臨之其能衛民而去所以害民稱兩利哉萬曆
丙戌歲夏秋靈雨浹旬郡垣牆睥睨周遭崩塌踰

強半大家者風聞懼役相扶攜挈舟而走當其時
居者無衛行者無歸含啼望我胥公行春還奚啻
嬰兒暫離襁褓呼慈母意徬徨獨至公始得指揮
王惟賢申地方擾狀切責僉報大家森森數法語
嚴若斧鉞然遠邇人心稍定予聞之撫掌曰里中
一役興於民爲害端於官爲利孔孔不塞奪不廢
端不去毒無窮是在上人耳語曰衆心成城倘是
役罷地方安卽無城民心附將不險而固矣非便
計耶公歸堅主前議不欲割民遂庭諭同知謝庭
菊從官估計始估得銀二千五百有奇公度虛冒

數多復令知州譚默再估得減原估之五比用訖
得減再估三之一公之料事蓋一一奇中矣夫役
取之召募銀粟取之公帑公庾六越月告成凡爲
牆五百五十五丈爲雉堞稱是爲睥睨八百六十
有三爲樓一爲舖十有九用故埴少新埴多埴以
丹鉛粉素嶂若斷岸矗似長雲其巍然金湯之雄
乎已念督察員役無繇橫索取帑羨勞之有差人
人喜復省令署所事千戶責守軍斬艾其所謂根
株及盛夏焦卷而斃一事而巨細注念至勤譚守
甫至悉受公指與有勞焉士民咸舉手曰茂哉胥

公海上鉅功也余謂保障功易衛民而去所以害民功難里多富人郡得稱雄緩急可備周官論安富之政蓋燦然王道也獨奈何長民者以民爲魚以役爲餌坐令家痛楚而戶尪羸治兵使者急在飾五兵無暇民瘼卽有之鮮有如痾瘵切身思以旦夕去者公且爲父母且爲神明無事子來畢茲重役不令闐闐間有一夫一錢擾計省富人金凡五千蓋官用一而足民用五而始足爲漁之者衆也公復取修船完賦胖衣諸額外差罷去大家官自爲辦上其義各御史臺俱報可隨著爲令昭示

所轄郡邑永永行之凡利孔害端一切釐革此與王政安富並稱烈矣嗟夫恤民比仁飭吏比義兼之爲難有恤民之政而惠不孚誠未至也有飭吏之政而令不行才未稱也公重違細民不重違彊吏輒舉其弊政去之不謂之誠與才合可乎然其用惠沛然雨露也豈有意乎沾沾市恩其用威轟然雷霆也又何嘗皦皦矜名致訕叢怨亡論公永操鑑識諸治水惠政如日如春卽是公蓋允乎稱立教首矣使繼今監司有司心公之心不毀公法卽垂之百世可也然則受成先哲以貽地方安其

在後人哉鄉大夫士與耆老謀所以紀公功併以
詔後予爲倡始復何惜不敏之言且庶幾異日者
不得擅役以罷吾民民亦得指而訴之日有石在
則公之庇吳陵賜且不朽矣然往勒監司善狀類
多有司循故事先期礮石徵文茲不煩紹介自交
相勸而樂爲又曠典矣是故可以觀上可以觀下
遂記之公名遇字際明號頤川登嘉靖乙丑榜進
士四川睢州人

李侯濬丁溪海口記

陳應芳

本州人禮部郎中

大江以北長淮以南爲廣陵郡其隸高寶邵伯之

泰州志

卷之八

七十四

間諸水滙爲湖者延袤可百里而遙號澤國焉東
則沮洳千有餘里蓋高寶興泰四邑田賦醵利所
從出地環其中國初平江伯陳公瑄因故道而疆
理之北築高堰以障淮之南徙使合河入海東築
長堤以障湖之東注使南疏入江是爲東南轉漕
咽喉而堤以內四郡邑之水各循其地形高下派
分之以達於海泰州故海陵郡一稱吳陵若今丁
溪場龍開港則縮穀海陵之口而淤溪溱潼西溪
寧鄉及東臺河梁串場河之水所由以宣泄者猶
興化之有白駒鹽城之有廟灣也正德己卯而後

稍稍就堙塞然故不爲害迨先皇帝巳巳之歲河
決而南淮受之高堰堤遂圯以灌湖而汪洋萬頃
不復辨疆邑卽故太史公宋濂所嘗謂防一決千
里爲壑者是巳今皇帝御極赫然下明詔遣重臣
經畧其地修平江伯故事而兩堤復還其舊然水
平沙積湖之高幾與堤埒而減水之議從起矣由
淮陰達邵伯就堤爲閘者四十有奇湖水自是歲
歲減而東注而興與泰視高寶更若釜然內窪以
下外昂而高其來也日積其去也日壅而膏腴輿
衍之壤蕩而爲萑葦瀦澤之鄉者垂一十二年老

泰州志

卷之八

七十五

穉轉於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其不卽死且徙者日
困徵輸恨不能委而去之蓋幾無民巳歲壬午巡
按御史貴溪姚君士觀兼督學行部至士民遮道
往訴而以開海口請狀累百千計御史下其事于
海防兵備叅政通城舒君大猷而以屬泰州及高
寶興化靚邑各守若令議巳定民有豪舉而狡黠
者居鹽場數盤據善因緣爲奸則詭言於漕御史
曰是不可創而開也開之將不利于竈若商且啓
海寇窺伺心而漕御史芮城任君養心行郡縣歲
遍當代去不果勘異議者益危言以恫疑恐喝而

衆論洶洶事遂寢是年秋黃岡李君裕銜命而來他務未遑首毅然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州賦歲六萬石佐縣官費而民不有田又安所從賦也事急矣議築舍無成守土者其謂何脫不幸有他請以身任之卽日駕小舸涉海上周覽而咨度焉至丁溪之東由姚家口迄蔣家壩里四十測之水可五尺由蔣家壩迄馮家堰里方十測之水可三尺則嘆曰此非入海故道乎而何云創始也由壩而下五里許是爲龍開港其勢漸下其望彌遠測之下百數十里而民竈田在范堤內遠不相涉則又

嘆曰此豈海潮所能至乎而胡虞齋淡交以侵也誠自前五十里濬而深之卽煮海者得不負戴而舟也其利豈在民後哉且若能不田而食耶港而下不越一線之河止矣非有汪洋開拓之勢又安能受餘皇使浮海而入乎卽入矣四野水也掠之何從今而知所以筴矣無已則下流施品椿以杜舟楫之往來而馮壩以上建石閘司啓閉使蓄水者過四尺而泄則慮且萬全儻亦杞人之計哉於是詢之民民莫不曰善詢之竈則竈又莫不曰善夫役興于創爲者則人情駭事艱干兼利者則人

情貳今濬河也非開池也爲民也亦爲竈也奈何
勘議者不察而徒曰海口海口使不逞者藉以駭
貳人也歸而具其事於牘媿媿數百言辨析甚剴
切上之按御史按御史色且動謂將親按部則以
三月發廣陵道府及運司而下皆從至則凡所議
建置具如李君指而亞卿兼中丞衡水傅公希摯
來漕撫公故備兵海防居吳陵久且目擊已已之
災者也曰嗚呼是惟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於
是會疏以丁溪白駒工並列以請而具李君文於
奏中不遺一言及下大司空議而大司空覆議所

建置亦具如李君指詔曰可其下之守若令於是
兩郡邑畫地而治之經始於今皇帝之十一年秋
七月凡三閱月而竣濬四尺者丈七千二百有奇
濬三尺者丈二千七百有奇夫應募者三千有奇
食若金六十一百有奇石闌一品椿四食若金二
百五十有奇皆取給一兩贖緩及倉糧之備賑者
而白駒工在興化亦同時報成事矣蓋水自是以
海爲壑而阡陌溝洫井井也報聞賞賚各有差時
不佞芳備員蘭省爲桑梓有生色焉無何貢生曹
君文魁至函學博蔡君可遠陳君軫季君學程書

列庠弟子李呈華周嘉魚等州父老時茂夏蕤等數十百人名拜而請曰惟是州田不耕藉者十二年所矣歲癸未而斂十之三歲甲申而斂十之七今乙酉而播穀者盡畦也其皆李侯之貺乎與造物者均矣子其一言以志永永余謝不敏蓋嘗考覽載籍凡有民竈者能修陂渠之政則一書再書不厭其煩此無他民食所天誠重之也曾文定守齊州爲石門以宣泄西北湖水民數世賴之史起之治鄴也驅遠水害至有瀉鹵生稻梁之謠用能光昭史冊迨今稱焉不腆丁溪之役天子仁聖不

遐遺萬里俞中丞御史兩臺言籍第令李君怵於嗾御史而不能明析于開與濬之議權酌於利與害之辨以身任之也則邦人之昏墊者靡所底止矣乃能力排浮議迄躋平康用垂一郡之利以方二君子事得專操之以利民者蓋又有難矣哉抑猶有說焉事固難其始之成而尤憂其終之壞卽正德已卯去今六十年未甚遠也治水者用故事而修舉之猶然茲多口繼自今歲改時移屬有讒人交亂其間則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無乎余故特爲詳其事使後之治水者有所考也無

難興也無避口也而系之以銘銘曰

淮南之墟 衆水所趨 其勢回旋 滙而爲湖
轉漕於資 通彼貢賦 崇隄障之 母俾東赴
孰列之東 州郡四豐 千里環帶 派分其瀧
曰維吳陵 丁溪嵯阜 龍開宣洩 海以爲注
已已洪水 瀾漫淙沖 堤隨而圯 有如山崩
天子曰咨 下民其憫 爰命冬師 來疏其梗
冬師有言 沙積爾原 水不減焉 堤胡爾垣
乃闢其門 石欄星布 逝者潺湲 不舍晝夜
况茲海津 越歲久湮 百川來奔 盈滿民町

秦州志

卷之八

七十九

膏腴沮洳 十年不鋤 徒日號呼 土毛何穠
控於臺使 黎元烝烝 訛言倏興 憂心怲怲
李侯仁人 不畏強禦 力抗讒氛 昌言排瘡
剪其荆藁 波其陸塵 來自湖濱 入於海泯
阡陌謐寧 平如其几 禾黍有美 以耘以耔
頻歲遘害 比年屢登 拊已而思 曰誰之功
功在不刊 非文莫紀 詳而敘之 敢告惇史

劉白川公生祠碑記

徐

嵩

本州人

嘗聞懷謀國之忠者建英偉之勳有爲民之實者
垂悠久之業君子秉機握鈞以照臨一方孰不欲

全此四德以流光於無窮或上信未孚而非有爲之時或下澤未究而無可乘之勢求克濟難矣是故止相時審勢以固其謀猷萬全之道也無何嘉靖乙卯島夷犯順荼毒地方朝廷采羣議設海防憲副以鎮之開府泰州丙辰丁巳賊至縱橫江淮迄于泗上雖設帥增兵卒無能阻其奔突者戊午崇陽白川劉公奉璽書以來適水旱相仍公私困憊公曰司之設備倭也民不安則外患何禦銜以憲昭風紀也法不振則奸宄何懲於是蠲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征與民休息阜財興利之政次第舉

行惟貪暴干度者罰無赦一時流移漸復民獲稍蘇間歷海上修城堡謹烽堠塞要害選將練兵爲戰守計是歲倭不敢犯預與中丞李公議奏調邊兵二枝令叅將領之以便策應己未春汛報公從容畫守備之策定應援之規革軍餉大戶減召募義勇申嚴保甲劑量經費雖干戈倥偬之際撫摩小民如保赤子而士民亦依然如愛戴父母也五月倭果百艘並進狼山主帥不支次第登岸沿江焚劫先自楊樹港入者會合周壯港之賊越通州而西公曰事急矣使賊過如臯維揚震驚前事

可鑒也兵法 發制人卽麾下率並遊擊丘公疾馳白蒲會諸軍以待賊遠來利於速戰公堅壁不出候其稍怠乃擐甲誓衆直攻賊營遊擊騎兵分兩翼衝之順風縱火自辰至午數十戰皆捷斬金盜乘輜酋首一人賊遂潰亂由富安東掠公與丘公統水陸之師追襲至姚家蕩幾盡賊欲分我兵力先後繼進自料角嘴入者出丁堰公殲之於曹家堡潘莊自青墩港入者出西亭公殲之於小麥港新河口白蒲餘孽徑趨廟灣公合中丞師破之先是三沙有賊千餘焚劫江南官軍失利假舟潛

渡寇我通州公檄諸軍敗之於舊場敗之於仲家莊又敗之茆花墩江北之賊悉平是役也斬首級二千有奇捷聞超拜憲使將大用也於是泰之士夫顧玘等鄉進士唐洪度等國子生盧炳等義勇官吉賢等耆民蔣圻等商人陳時等僉謀曰往者倭奴猖獗虔劉我人民蕩焚我資產倉皇遷徙肝腦塗地今行旅安于途商賈安于市士民安于居公之賜也願祠而祀之各蠲資卜吉地於城中務不坊街泰州知州陳言等欣茲義舉出俸以助封君凌可楚府引禮舍人沈良士相度規制鳩材勸

工陰陽學典術劉昆專督焉外爲大門知州陳書
扁日報德內北向爲中門東隅爲碑亭南向爲儀
門次生榮堂次正寢塑像在焉廊廡庖圍旣固且
安費不出於官役不勞乎民經始於己未之冬庚
申春告成儒學學正樊城訓導周濂周希朱簡籍
弟子員冒儀劉岩等謁予請言紀其事夫天下有
是非之公人心有真切之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言感應神也白川公爲天子憲臣不有其躬
提一旅抗方張之寇親冒矢石跋涉險阻蒙犯霜
露凡四閱月矣謀國爲民之心剛毅果敢之氣眞

足以貫金石而格鬼神使當時萌一毫自顧之私
覩旌旗而色變聆金鼓而膽落不若是烈也祭法
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諸君不戒
以孚成此盛舉亦秉彝好德之良也昔召伯布政
南國役人愛甘棠而勿伐羊祐樹勳襄西行者望
峴山而興思巴郡之祀王堂荊州之祀呂諲理在
人心古今一而已矣或曰公春秋鼎盛宦業日新
行將出將入相豐功偉績銘太常圖麟閣固其所
也何棲棲於是耶衆曰不然人之仰名山勝槩者
必曰恒嶽太華而山之在天下未必皆恒嶽太華

也峙於一鄉者一鄉之望峙於一國者一國之望而仰止之心同矣公仕於茲吾人奔走服役覩綉裳章甫以慰鴻飛遵渚之懷矣異時鳴騶入朝仰瞻遺像而繫無涯之思亦泰之恒嶽太華也公何與哉予曰然并記之姓名不能具載者列於碑陰

海安鎮劉公生祠碑記

蔣應奎

兵部右侍郎

海夷入寇必垂涎淮揚鳳泗之區而屬鍵關於通泰已未歲寇入自利河與諜曳踵若風雨然比官兵集僅能扼諸白蒲然通川之險與賊共之不足恃矣人情洶洶獨倚開府克齋李公海防白川劉

泰州志

卷之八

八十二

公以爲命時二公者駐師重地實負隱憂每筭籌畫策獨危如臯海安二衝要以其南逼黃橋西瞰瓜儀姜堰可以越泰而窺維揚戎馬必爭之地匪直魚肉是慮據吭舍二衝其無由論定乃我白翁請李克翁內駐泰爲聲援而躬擐甲冑據如臯城復陳兵海安爲掎角勢人罔測其所以寇種有黠者亦頗能窺端倪謀分一支綴如臯一支竊出海安而西一支竊出海安而北終是天 夷禍陰誘賊衷不令深解我翁之秘而竟墮玄轂中計其窮日之力百里趨利以至曹堡方疲勞思息而翁伏

兵四起是時賊先潰於如臯然樹綴作疑之兵不以敗爲意而注想者出奇以西風聲鶴唳方在恐懼而翁之節鉞忽出諸曹堡伏兵之中不容不心瞻碎裂角崩稽首而偷生不暇翁收一戰之功諭諸將曰勿謂賊非計彼若得泰州則如臯海安在彼囊中所謂爭一得不虞曹堡有我伏兵耳今海安既有形兵賊必不敢東此去新洲未遠試解南圖令其走江上入絕地果悉如算盡殲之未幾復從李公檄北出廟灣姚蕩諸倭遂至大定散遣徒衆歸農八月復有三沙之役賊勢愈甚諸當事

秦州志

卷之八

八十四

者神色俱變公淬礪諸將佐兵貴精而不貴多吾藉屢勝之威而參之以智計得算爲尤多况如臯海安曹堡新洲之烈在耳也彼敢正視乎哉此固翁之智勇自得而非人謀所能及者也賊果不敢西犯潛自拼茶趨富安安豐以遁計是時賊謂翁併力守海安如臯則北路必虛兼丘參戎窩團不利勢遂猖獗不虞翁率奇兵由間道先據劉莊以下諸險以逸待勞卒之魚網兔羅觸處皆谷醜竟無一生還者矣利河得謀時我維揚鳳泗之民日夜東顧之憂惟恐其得通泰之險而越之也翁

自止白蒲之戰與賊同險遂爲如臯海安負隱憂
然如臯之民有城可依而翁復躬之賴以無恐也
海安野處距翁四十里復有陳兵惡能盡識其所
以而不虞其爲戰場哉乃翁之神謀秘計海安以
形守而曹堡以實戰夷虜膽裂之後遂指海安之
旌旗爲雷霆以故後數起或見之而不敢犯或聞
之而止不敢近室廬未報父母妻孥盡獲金湯之
安而翁之情猶未已也寇去復命樊學正築海安
城與如臯之民同一無畏已然則生祠以報翁于
今豈非人心之所共欲也哉雖然海安今以我翁

泰州志

卷之八

八十五

得爲重地豈止感海安之民而已哉門戶旣扃堂
奧皆靜維揚鳳泗得安枕而臥者盡翁之賜也是
舉也海安官耆屈直徐鶚等合糾有衆擇鎮北鳳
山之墟而樹祠以報公功畢之日庠生屈鴻漸徐
曄請文以記予處廣陵遭剝床之災獲胥宇之慶
將後世以逮子孫咸與海安之民同一感也不揣
僭續諸野史云

姚代巡開海口碑記

凌

儒

本州人
都御史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
寶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

巨數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泰數十萬糧田與室廬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厓厓一線若丁溪陵阜矣是以沿隄減閘與伏秋靈潦諸水橫灌州縣之間匯爲巨浸興泰尤甚蓋興泰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

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欲勉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僞二旋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蓄中央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泰爲壑讀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

全河既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
固有待焉耳公攬轡至泰時鹺院任公並至語及
此惻然傷之遂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
必一朝去已斯稱快哉既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會
撫院凌公及鹺院任公徧搜沿場諸河應濬應隄
苟可減水先圖一筴而兩海口則俟利便再請然
苦水之民蒿目陳乞以望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
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民也
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矣卽畎畝盈溢稍稍公
受其十三而停畜中央者尙宛如昨公於是懼然

謀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
室者繕其寢堂能無關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
而海口不開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分流于下滔
滔然不舍晝夜者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
霖潦更無算也古今稱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
三年於外蹈橈乘欂排中國之水使有所歸則亦
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目以四海爲壑如
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計矣復與繼至撫院
傅公鹺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闢之終
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

奉命方鳩工庀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
開兩海口濬工支河建閘置椿以畜以洩一如議
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天子因語泰守李興化
尹凌徵予言爲公勒石予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
而讀之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
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
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
之必當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
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終無蘇
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民

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
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
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
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
觀泰興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
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
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乎子溺
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難成
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易而怠終
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之後

舉於大工竣事既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然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雪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弘多若治室合龍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調停本之一誠要期于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貞珉章示庥烈用垂永久

泰州志

卷之八

八十九

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舒公之請爲之記公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人

舒海道開海口碑記

凌 儒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南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聖天子乃眷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畧之越三載底有成績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閘與伏秋霽霖諸水停蓄未有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儒因手大工錄三復之見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

之所登對往往以國計民艱並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有司不以報聞卽報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待命於天乎蓋高寶興泰居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壑也三工俱要害而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堤二工胥糜無益是地方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道所轄院使與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橫江山寇島 出沒無時

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治兵禮使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壖足矣至四海沮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且時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卽悵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溺中而登之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

而兩海口則紓徐待便既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傳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既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腸嘔心圖此艱大萬分費力視挽巨航衝逆流而上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臣矢心矢力興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獨恠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

謂燭照而數計哉故前工寶應串場兩河瓦店泰山兩閘劉家堡射洋湖則議挑濬凡爲注水計高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口減水四座則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裕知縣凌登瀛韓介楊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家口止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閘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則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輅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瀛專理之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罔以斂民夫役則辦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

事往來畚鍤問躬拮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
縣數十萬生靈昏墊旣去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
五院功也予曰茂哉舒公功也五院功在地方公
功在五院謂五院之功爲公之功豈不可哉知州
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計以彰鉅美予曰天地無
爲風日兩雷宣力而成化也是故暄之鼓之潤之
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物成神用章矣然則
風日雷雨之於天地有功哉予觀公翊贊五院殆
造化之風日雷雨也行不爽令至亡後期使跂足
延頸苦水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荷生成者戴

同天地荷悌幪者感並五公假令公當時亢激則
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之安在
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滷海間觀巍然
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載重
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龍從石塹宣滯導淫曰是
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敝壞則修皆自公
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千慮無
一失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去
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
所蓄積修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

而萬中之矣比於由基彼尙未知張弓執矢哉予
故次第其說鐫之貞氓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
猷號錫崖通城人

熊兵憲去思碑記

劉弘宇

本州人戶
部郎中

嘉靖乙卯年倭夷內訌猖獗江淮肅皇帝特簡防
海兵憲白川劉公奉璽書節鎮是時倭夷運艘颶
風間直薄我吳陵城公大創畫獮滅之封其骨爲
京觀因是里中肖像建祠祀公其繼白川公者亦
有名臣其繼尸祝者無白川公也我思城熊公飭
兵茲土席安蓋久何嘖嘖復建公祠夫祠議已洊

泰州志

卷之八

九十二

歲乃公以見任令母干禁典璽卿之召里中齎金
購祠地戒勿以聞及公竣事而行士民號泣而隨
而未有已也於是遂經紀祠事以去思移不佞碑
勒之不佞謂我公已有口碑矣口有碑碑亦有口
惟蔡中郎爲郭有道作碑文乃無慙色公今之有
道也請以付諸伐石而薦紳而將吏與夫官牆佩
教者猷畝服耕者闡闡樂業者舟車出途者無不
稽首各志所思是固不勝思者雖然以止修思公
之學以清正思公之品以一意擔當不阿不阻思
公之勁氣以綜事精愷臚分畛埒思公之長才以

精神命脉晝注於百萬生靈思公之德政一眞矢日六載焦心目無全牛硯有餘刃公非錢穀兵馬簿書刑名之學也而錢穀兵馬簿書刑名之事行之無敢隱匿無敢侵占無敢冗蠹無敢冒濫公嘗私謂不佞曰某無所效止爲該州罷撤兵之增餉革溢額之侵徵例得歲免銀兩七千有奇爲可卽安而逐强璫驛騷之毒杜越江提問之關自覺爲所難者然公除奸剔弊已自任怨任勞刻骨刻心無毫假貸矣自公爲政宰多賢良兵罕惰窳市絕吏胥之索野無萑葦之驚妖冶靚飾逢掖蹈渠固

泰州志

卷之八

九十四

是我公磨礪時湔洗殆盡耳我公興學校禮賢儒月會諸士子於安定祠中闡發先天大明宗趣諸凡作用具是止修自謂生平心事事事可言言言可錄如彙刻諸稿問諸衾影可也公錢穀兵馬簿書刑名之學也歟哉方今命下閱月猶目拮据動卽蠲贖緩至支費不貲而餘緩乃貯庫以克軍餉如濬學舍之濠水而繚以長垣置羣公之祭地而垂以會費此亦足以思公矣而里中人曰未也故宦有奠贈矣寒畯有賑卹矣義節有優獎矣掩骼有塚澤及枯骨矣公所少者臨戎血戰之勞紀績

凱旋之碣而辛亥秋倭夷哈蘭金等犯我四港口
恃公節制得以死戮生擒朝廷爲下恩賞賜勞固
知我公甲兵百萬自足掃蕩妖氛以方劉公眞可
謂文武兼馳後先相映者顧劉公定戎馬於倥偬
我公密紀綱於整頓其經濟又倍蓰過之公行矣
有公之祠在又有公之移抄在固不得計管轄之
寬嚴謂奉行之難易矣公名尙文字益中號思城
江西豐城人以乙酉解元登乙未進士汝中明刑
歷刑禮二部尋督八閩學政轉維揚兵憲今內召
爲尙寶寺卿

泰州志

卷之八

九十五

奏改曆疏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奏爲正曆
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
曆明時爲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
運寒暑之代謝爲歲虧盈之互易爲月晝夜之還
轉爲日經緯之錯列爲星辰步算之周審爲曆數
而王者天之子也曆數在躬故能奉順陰陽時以
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
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
曆之明否而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人曆之

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六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而

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十一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於亥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止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

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也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愈數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於天則曆必差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爲明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應之仰惟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

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以凡陋之軀生繆膺重任竊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類焉蚤夜憂惶罔知所措然於治曆之法聞其槩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日漢大初曆以鍾律起者也二日唐大衍曆以蓍策起者也三日元授時曆以晷影起者也惟以晷影則就日體測之毫忽微妙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陛下

以欽天道而授民時爲重准臣暫住朝叅督率曾
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諳曉本
業善於書筭者及今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辰昏
晝夜推測口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
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
朔弦望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纏
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
所差 錄上之乞敕該部延訪四方之人能知曆
理之楊雄善立差法之邵雍沉潛智巧之許衡郭
守敬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方今天下涵

秦州志

卷之八

九十八

沐聖化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驅使也

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十月初九日

華湘家居十餘年潛神玄奧於三才無所不通而
尤精於曆嘗謂學者讀尚書曆傳之誤因作書傳
曆解凡數千言其大要本諸蔡九峯以分母命分
子之法自曆數言之如分度而所餘不滿度法如
分日而所餘不滿日法以法命其不滿之實謂之
以分母而命分子分母以甄其虛分子以歸其實
虛實得而日月分焉

陳蘭臺先生崇祀錄序

劉萬春

州人右叅政

自功名利祿之習熏灼於人心而世少撐天立地之士多依傍門戶隨時局爲頽仰卒也奉其道德節義一擲以殉之守道守官置不問矣神廟時我郡有罔貳蘭臺陳公者起家制科事業人品爲海內第一立朝矜砥氣節不肯舍所學以從人其官祠部時以銓郎侵職掌上書劾奏出爲郡丞皇祖譽其忠尋擢爲學憲數遷爲清卿亡何再以臺諫侵職掌又上書劾奏請假歸皇祖譽其忠後仍起爲太僕而公不及待賜環以歿歐陽文忠公嘗謂

泰州志

卷之八

九十九

范文正爲政所至民皆立祠畫像則不待公之歿與後世其生固已神明之矣聞金華暨龍泉皆秩祀公名宦而泉邑有專祠踞濟川橋之上歲久水漲橋圯邑人相與飭新宮而遷之此余聞之淞紳者度棠陰已數十年矣公能邀後福於歿世之心乎公不哆慕講學之名不假竊道學之號要之於規矩準繩倫常物理尺寸寸不少踰越嘗視學兩淞則又嚴設條約身範物先令見者矻然泰山喬嶽生仰止之心其于蘇湖一脉不惟講說之亦旣允蹈之矣雖然公所爲迴瀾砥柱稱純德不

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皇祖末年以來士風朝論大抵數年一變所繇畸重之權必趨之勢蓋亦可覩無論常情隨俗冶化卽黃髮壽考誰能不波爭思矜詡以附熱養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哉公學問沉毅世法澹然不走子公之竿牘於長安竟絕元凱之問遺於當路於品流則任其哆口春秋投足輕重而若弗聞於時局則任其菀枯異營東西分社而若弗聞曩舊撫建牙海陵時方以衡氣傾動宇內卽願奉壇坫延聲譽者何限而公方休沐里居然乃抗意獨行調與時背不顧也繇前眎之

或謂公爲拙宦至今而公之識力卓矣今上乙丑距公卽世已十有六年年久論定爰有于社之役而愚謂是舉不足以重公也在宋豫章延平兩先生當日不聞祠於瞽宗迨綿邈幾千年而我明議入祀典龍泉令亦已往矣而邑人猶思爲庚桑畏壘之所尸祝眎昔加虔蓋三先生之所以自信一心以信天下後世者不期然而然類如此此心此理之同亦如此余智何足以知先生惟是按譜所隲似未窺其一種本領學問恐先生之面目反晦因一一拈出之以志生平嚮往云

刻凌海樓先生舊業堂稿序

劉萬春

州人右叅政

世廟時天子以威靈在御一時交戟之臣多以言得臯重則誅死輕亦杖謫士氣鬱結者若而年尋用嗣皇登極恩召還先朝遺直賁翹車之使醒滄江之夢士氣鬱結者稍以伸我郡凌海樓先生其最著者也先生以一遑灑然之氣冠惠文事嚴主權貴不畏雷霆不避竟以斥乘輿批逆鱗幾瀆九死以俟河清迨再立朝端剛心黻識毅于棟柱天下方想望丰采希先生大用而柄臣尼之閭闔九重幽郁難以盡通此亦古今之至鬱也先生歸則

泰州志

卷之八

一百一

避居西墅絕不齒公府事而宅心忠厚然必發之正直爲鄉閭所倚重有大臣風節尤好延攬士人相與揚挖風雅故吟詠甚富今讀其集中諸詩或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凡盛唐諸法靡不兼之昔人評二謝詩獨謂池塘澄江之句匪復學問中來蓋其妙處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篔將安施非所謂天機駿逸絕不落人世蹊逕者歟蘇文忠公有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夫古今才人其虎變魖擾龍見鳥瀾蓋亦不可量數矣若其補天浴日旋乾

轉坤皆氣爲之士而無氣如曹蜍李志氣息厭厭直無當於比數耳詩文小技實覘大用吾於先生亦云會冲上纘服俯採廷臣議將肇舉易名之典吾郡例有請謚一揭僉授簡以屬不佞不佞亟引先生大義以質之而名額有制吾州自心齋東城兩君子而外不能鼎峙而三無從表章先生也及再出一揭則先生巋然首列而蔽以忠肝蓋世之一言以聽司金匱石室者採焉乃說者以先生歿世久尙未易名與祠鄉爲憾嗚呼先朝有媚權希寵顯榮畢世之大臣而獨以身後謚法爲憂至得

秦州志

卷之八

一百一

文正一語遂伏牀頓首以謝亦有變法亂國閱不容于名教而覬覦配享欲割孔林片席以血食若敖氏之餒魂此夫欲蓋而彌章與於頑鈍之甚者也是惡足爲先生憾乎適聞公孫將刻其遺詩合諫草問世圖所以不朽先生者余素私淑先生而猶恨此舉之需至今日也遂削數語附書郵歸以趣成之

淮海繹思碑記

陳應芳

州人太僕寺少卿

撫臺旭山李公疏切時政奉職補袞懇懇有古人風乃竟以齒馬批鱗一朝解印綬去淮海驚惋猶

失怙恃保留攀臥無繇也奏疏爲遠邇所傳誦紙
貴洛中高名獵獵起光燁汗竹靡有垠鍔云比公
初奉敕以巡撫督軍務控扼鯨海之衝建牙肩鉅
實當海陵顧茲沮洳瀉鹵之區往往以仰承節鉞
祇奉寵靈是閱乃旭山公高世眞儒丕天鴻造休
休焉不自有其威尊而精神注嚮特加意於窮簷
蔀屋旌旛所如一方之官師人士舉手加額懽然
舞蹈若獲更生彈壓所屆軫恤寓焉自奉甚薄而
厚下甚殷念切痾瘵迥出常情之表而凡一切供
億應酬賞賚顧募之需悉捐俸是資毫不動支乎

有司以至本州乘城守望之邏役咸以兵勇番戍
之其它應募夫役虛冒旣廩者悉與裁之而閭井
晏如舊有公署湫隘四郡僉謀另營爽塏公恐煩
民僅推廣堂樓數楹而止旋繕營房百餘間一一
取俸金給之而糜費所節已不下萬餘金矣深惟
軍興餽餉皆浚民膏血爲之自拊循茲土以來標
下額賦悉留貯公帑待用將來以甦多方民力之
重困焉尤念一方凋勦力爲題請改折比命初下
卽預榜之通衢上宣德意下達幽潛而欺罔者靡
所逞里逋役夫濬川本州鞅掌之民疲于奔命特

爲蠲免闔郡陰受其賜諸凡法禁刊布昭示洞悉
弊竇一洗馘骸而反正之鑿鑿焉可爲百世師公
非湯沐吾鄉千載一人哉郡弟子員厚藉陶冶掄
才角藝悉蒙親較親閱茂獎隆施動逾百金瀕行
沐遺愛尤爲優渥維時郡守張君驥暨諸文學紹
介庠生韓子守仁李子逢春等走牘郵筒托不佞
爲之記不佞猥以通家年誼叨庇粉榆於士民之
所口碑而頂祝也者無兩心焉詎以無文辭哉因
載筆記之李公名誌字廷新別號旭山起家萬曆
甲戌進士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人乃作銘其辭曰

泰州志

卷之八

一百四

淮流泱泱海波不揚節鎮蒞止山川有光奔走下
吏慶藉包荒青青衿佩桃李門墻烝烝蒼赤祠祝
庚桑外寧內憂計安封疆忠肝義膽敷陳奏章不
愧所學肯負吾皇伉直蜚聲價重岩廊公論旋定
金馬玉堂賜環不日清朝棟梁緬惟桑梓依依幕
府濺澤醴恩仁人利溥驪駒載道鴻冥鳳舉代言
片石譽馳千古

重建尊經閣記

錢受益

仁和人左
贊善

維揚鎖鑰南北屏障江淮轉粟運饘財賦半天下
而兵備使者則駐節泰州督學御史試士誰揚則

開館泰州文事武備咸萃于海陵一區他州邑皆象指焉泰雖名爲州實儼然一鉅鎮也昊天不弔于西土饑饉洊作蚩蚩者氓不忍須臾毋死以觀太平潢池之警浸及于鳳泗距廣陵不數舍而近旦夕窺廣陵阻運道卽天下中斷禍不可勝言余師潛菴鄭先生備兵淮揚聞遽移駐于廣陵凡守禦撫綏之計靡不嚴具賊望風遠遁縉紳大夫士庶交口誦先生功德謂是役也豈繫吾揚受先生之賜神京咽喉之呼吸九邊四方血脉之灌輸賴先生以無憂梗滯先生功德且在天下先生曰嘻

此抑其末也有本焉孟子言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亦反其本焉爾矣於是勸力田復社學飭類宮申孝悌重經術董率風厲科條備至泰州儒學舊有尊經閣建自嘉靖丁亥越十一年始克竣事而崇禎五年圯于水先生曰泰揚之巖鎮士民之所走集耳目觀感之所馮依蒞茲土者將正經以興民而學宮敷教之地尊經之閣闕焉其何以訓乎迺捐俸若干命重建于故址知州事徐

侯克協于先生之心庀材鳩工不以煩公帑易
爲樓意取其樸而可久高三十六尺廣六十尺深
二十四尺凡五楹益以前軒如其楹數用緡錢一
十萬有奇剏始于崇禎八年十一月落成于九年
五月七閱月而畢工制倍于初費省于舊皆徐侯
與兩學博經營之力也先生命小子受益爲文記
其事受益拜手稽首言曰經人心之恒也士四民
之杓也觀于經而士心之邪正可知也觀于士而
民心之淳澆可知也觀于士與民而世運之治亂
可知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假年以學易因魯史

以作春秋開萬世文明之治嬴秦以焚書愚黔首
而天下大亂漢興百餘年何田孫期轅固韓嬰伏
生夏侯勝高堂二戴丁恭賈逵諸儒輩出經學始
尊是故有亂臣而鮮亂士魏晉隋唐以門第詩賦
程雋士而天下數亂宋興百餘年周茂叔二程橫
渠紫陽元定康侯濂洛關閩之學繼起經學復尊
是故有亂夷而鮮亂民經之明晦與天下之治亂
相關詎不彰明較著矣哉國家尊尚經術跨軼漢
未二百六十餘年以來經明行修安攘之業爛然
干竹帛而邇以 未滅流寇未平文吏制禦失

職有亂夷有亂民而更有亂士議者遂疑六經爲無用紛然思所以補救之夫六經之在人心廣大悉備其用不可以一端竟也師貞丈人能以衆正後之言兵者莫能尙焉唐虞之世 猾夏寇賦姦宄職在士師春秋尊周室攘 多征伐會盟之事周禮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大司樂崇四術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習籥魯頌淮夷攸服自獻馘獻囚獻功以至弓矢車徒之盛皆推本于克廣德心豈可謂文人無武而必于六經之外別有崇尚也哉其母廼博士弟子實未能以經術經

世矜縫掖章甫而修短後縵胡使人謂古之文武出于一今之文武出于二綺重綺輕固其積漸之勢然也假令士占一經務見諸行事窮則修身明道無淫辭詖行以惑世達則致主澤民無曲學違道以邀榮治平則垂紳正笏銷患于不聞不見之中蹇難則戮力匪躬勘亂于多凶多懼之日將見羣黎徧德四海嚮風六經之用獨尊于天下而天下可以久安長治而無亂余未暇遠有稱述卽以泰之往事徵之韓忠獻以侍中鎮泰州勸農興學民樂其豈弟厥後寒西賊之膽者忠獻也胡安定

亢經義治事二齋倡明體適用之學禮部歲舉士
安定弟子居十四五餘人散在四方見者不問而
知爲胡公弟子今先生鎮泰州文經武緯無毫髮
愧于魏公而海陵多士寧獨遜胡公弟子乎尊經
閣之建先生若曰民饑寒而無良士飽煖而無教
此有位之憂旣飲食之又教誨之而經術不治民
無所矜式士之羞也爾多士勉旃先生名二陽鄆
陵人已未進士徐侯名日升長山人壬子解元以
循卓著聲卽其拮据于尊經蓋亦知本者矣學博
萬君名濯宜興人以舉人署教諭宋君名應斗富

泰州志

卷之八

一百八

順人

旌節贈言序

張瑞圖

晉江人大學士

劉中壘傳列女首母教次賢明次節義余以謂節
義之母往往兼賢明饒母教則盧孺人其最卓者
也盧孺人者今龍溪令徐君母也贈君見背時孺
人年二十有五耳擗踊慟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分以身殉昏瞽中若有告者曰卽死柰孤何蓋是
時令君方二齡而次君尚在遺腹未離裏也孺人
悟迺強起飲泣曰昔人稱立孤難未亡人忍死任
其難者庶幾報地下乎令君稍長出就外傳入則

挾筴受課機杼間搽作呬唔作苦相弔也山公家
故壁立期功強近又皆貧儉莫能相急孺人食荼
茹藜未嘗言困惟考驗令君經義解否學業勤窳
文章敏鈍以爲憂喜令君時讀倦少休孺人必誅
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若父往矣謂若母能食
而不能教耶語罷輒泣令君亦泣蓋孺人之蓬首
冰心歷艱矢志四十年一日也令君業成稱名士
然終以須時故孺人沒後之三年歲甲子而始舉
鄉書又三年戊辰而始成進士則今上卽位之元
年也令君旣成進士亟上疏彰母節天子嘉之與

旌表如令甲令君謁選得漳之龍溪則又以改元
覃恩贈所自生鸞簡龍章賁相及也漳之縉紳衿
韋父老子弟高孺人之行豔令君之邁相與歌詠
揄揚以備家乘而徵信史琅然成軼効之令君而
令君顧益悲不自勝曰母爲不孝食貧之日久無
論大者不能及母存而答其願雖尋常菽水或不
能共給以佐母歡而今奚逮也不佞則寄聲謂令
君若無過於邑爲也造物之私人也富貴福澤以
厚其生可耳至於篤人之名與節則不然必試之
窮愁拂亂艱難阻險終其身或無開口伸眉之目

其困彌甚故其節彌峻其名彌芳譬之草木凡卉
倏菀倏枯歲瘁歲榮至於松栢女貞之屬則飽之
以風霜厄之以犖确延之以歲年以堅其膚理深
其根蒂而後萬乘之器千歲之膏得以融結成就
道固然也且夫以君之才四十餘年抱璞泣玉無
以慰劬勞則誠遲也至於虎變之日當龍飛之會
甫釋褐而母旌甫綰符而母贈又何其響臻駢集
也四十年而佹矢者之爲痛深則一年中而滋至
者之爲恩殊孝思於死母者永則報禮於生君者
重然則艱子之遇合以厚孺人之名與節易孺人

之國恩以移子之孝爲忠造物者於君母子晦顯
遲速之際有微指矣又何過於邑爲也蓋令君之
爲龍溪也歲稔不登爲之哺乳瀕海多盜爲之戶
牖其爲政鉏莠植苗兼雨露霜雪而用之傑然天
下才也異日所樹當益駿受恩當益隆書之彤管
播之通都頌說盧孺人以節義賢明而饒母教顯
融昭明當益未艾龍溪士民特其嚆矢焉耳不佞
於令君辱有一日之雅敬書之以當左契

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陸

游

字務觀宋寶章閣待制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畧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禍前日之畧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涵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屋邑尙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

泰州志

卷之八

一百十一

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巳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麤建而大役多未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鐘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丙辰歲五月而樓成人咸異

之遂議佛殿殿之隳彌甚修需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

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畧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警欬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別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粲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子作碑子旣盡述其始末且爲之銘銘曰

海陵奧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爲提封於皇徽祖御
飛龍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干柱宮中有廣
殿奉大雄瓌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
題藻井翔虛空丹碧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
鐘雷震鯨吼聲隆隆層閣閼奉龍鸞蹤榮光夜起
騰長虹徽祖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
梵衆極嚴恭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
長佑農扈消兵烽

外史氏曰文以徵獻匪文胡徵一郡之高賢遺躅惠
政去思與夫前人建置之蹟文具在所由班班可

泰州志

卷之八

一百十二

攷也余嘗按廣陵志紀往獻不啻詳顧於前乙丑科
遺李庠常氏里不載豈以子孫無陳乞者遂令文采
無足表見歟固陋孰甚焉宋元以降作者如林吾於
典而則美而可傳者取二三策焉他若封綉輝煌贈
言璀璨諸志間亦有收之者然頗類家乘於志之義
無取也

泰州志卷之八

終